



遺文目錄

國朝古 六續圖

舊本遺文一卷載忠宣公四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十三首按忠宣二首已見奏議重出今不載又按侍郎公家傳云公所著詩文皆亡于兵獨存奏議十七卷今遺文所見寥寥無幾且大半節文餘復散佚因考宋名臣奏議中得文正公十餘首全集所未載者增入補編又得忠宣公三首恭獻公一首侍郎公六首內二首雖已見舊本俱係節畧今為刪其同者一首而錄全本悉增附焉

忠宣公

遺文目錄

歲寒堂

與中書論責劉琦事

舊注云此篇亦見言行錄中但彼以為上神宗而此以為與中書兼詞語亦多不同故重出之今按奏議中論劉琦不當責隆狀與此不同者惟君友稱謂間易數字且彼詳此畧故茲不復錄

論王覲不當責疏

按全文已見載奏議請覲王覲之罪一疏此係節畧重出今不錄

議太廟增室事

論除呂公著文字不經書讀

以下增編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

繳進明道詔書

恭獻公

議南郊合祭

奏請察譏論之臣

增編

侍郎公

論西事當改圖

論熙延與夏國所畫

封疆事

前半論畫封疆全文具載增編論息兵一疏此係節畧因後連梁乙逋等事故並存之

奏乞脩明元頒戰守約束

奏荅訪問所問邊防機事

全文具載增編荅詔論邊情一疏此係節畧今不錄

奏乞那差將兵

奏蕃官李忠傑等事

奏牽制西夏事

奏分兵守汝遮

奏乞不許蕃官私自改姓

論交換生口事

論治平兵馬與今不

同

奏乞訪問州縣闕食

去處

奏乞勞賞曲珍

奏論西師不可再舉

以下增編

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

遺文目錄

二

歲寒堂

荅詔論邊情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

舊本節畧不載

論息兵失於欲速

舊本節畧見前

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

議進築非便

范忠宣公遺文

文正忠宣父子諸公道德充積於中著於勲業見于文章其片言隻字皆有裨於治道世教非若世之文士徒枝詞琢句務爲工而已故今於諸公之文雖有數語亦必記錄使人知范氏之不朽者蓋在於穆叔之所謂立言而非宣子之所謂世祿云

王氏語錄序

先生名伋字孔章希逸子其號也自唐中葉世司天文能先見藝祖祚曆之象者先生之世祖也族居京師有年矣以議金雞曆出江西故先生爲江西人明經取青

范忠宣公遺文

一

歲寒堂

紫佐雍熙者先生之志也不幸試南宮偶遺乃蘊所學以紹箕裘交遊中有以功名勉之者則曰植黨蔽賢象數已著吾人苟獲漏網亦幸矣未幾王介甫出焉朝野咸服其明嘗病卜相之術雖可與醫同試見效然於人事不加損益醫與營居送死雖皆爲通世之術然禍福詭誕非若卜相者之有稽驗因考諸左傳著書五篇折衷陰陽使與儒家不相角立曉迷釋惑愈爲有力異乎太史公所謂流者遠矣又有醫書二十四卷行于世此又可以見先生之博物也一日葉叔亮集其語錄以示丹陽叟嘉其純正不爽時譽出處之節無愧古人因援筆以書左界焉叟謂誰范其姓純仁名堯夫字先生故

人也

議太廟增室事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禮記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蓋七世定於廟數之中不緣所事之人所謂有天下者事七世云者特因廣數以經禮言之也國朝自禧祖而下至仁宗始備七世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三昭三穆合於典禮今來大行皇帝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所議更增一室則廟中當有八世四昭三穆考於典禮未有合者况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在後無違將來大行皇帝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祖以合

范忠宣公遺文

二

歲寒堂

古三昭三穆之義

論除呂公著文字不經書讀

元祐元年閏二月公時為給事中上此奏詔令

別出畫黃送門下省仍今後急速不係利害文字不過門下省並關門下省照會施行

臣伏以近除門下侍郎呂公著文字不經臣書讀尚書吏部亦將不經門下省文字直行慮別有被受按門下省繳覆中書省錄黃樞密院錄白有與侍郎妨礙或係親戚竝貼黃奏知欲今後侍郎兩員皆合避親或妨礙及獨員除依舊奏知外許令給事中繫書繳覆

上宣仁皇后論文德殿受冊

元祐三年二月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將來太

皇太后受冊依章獻明肅之事皇太后受冊依熙寧二年故事皇太妃與皇太后同日受冊皇帝於殿上發冊今尚書禮部太常寺詳定儀注聞奏公時同知樞密院遂上此奏

臣近聞將來太皇太后冊禮竝依明肅太后故事於文德殿受冊緣明肅太后當時禮官議定合於崇政殿受冊仁宗皇帝特降詔書移于前殿蓋是人主尊奉母儀出於一時之詔非有司所定常行之禮今恐三省取旨之際不曾詳悉奏聞遂降敕命直依明肅故事更不用皇帝降詔便御文德殿受冊不唯不顯皇帝尊奉之意兼不稱太皇太后謙冲之德緣自太皇太后同政以來至仁盛德高掩前古所行典禮爲萬世尊仰不必專稽明肅伏望特自太皇太后聖旨指揮更令禮官子細詳定務合中制以副聖意

貼黃易謙卦稱天道虧盈而益謙地道變盈而流

范忠宣公遺文

三

歲寒堂

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盈而好謙一謙而四益從之又曰謙尊而光尚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皆經典之法言在聖明正所當務臣不勝區區犬馬之誠乞賜采錄

繳進明道詔書

紹聖元年四月時公爲尚書右僕射

明道二年五月癸酉詔曰莊獻皇太后夙承先顧保佑冲人一紀于茲恩勤備至凡號令之所出或聽斷之從宜日雖機務之繁竝用祖宗之憲永惟慈訓居極孝思而上封之人罔識大體務爲詆訐有佛聽聞其垂簾日除改及所行詔命不得輒有上言咨爾中外體朕意焉時上躬攬庶政而言者多譏斥垂簾日

事惡其持情近薄故降是詔

臣近曾錄明道二年詔書進呈望陛下稽倣降詔以誠薄俗至今未蒙施行近聞有狂人傳播擬策自云嘗已進御又臺官章疏或已取用其說甚非陛下尊奉先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聖躬之意此詔書不頒行薄俗恐難禁止臣今再錄明道詔書繳連上進伏望聖慈遵本朝之舊典法仁祖之聖孝特降明詔以信萬方天下幸甚

貼黃今妄爲詆訐者已聞多矣陛下容之則妨聖
孝懲之則恐不忍不若以詔禁約事得兩全伏望
聖明早降指揮

范忠宣公遺文

四

歲寒堂

范忠宣公遺文

范恭獻公遺文

議南郊合祭

六

南郊合祭天地不見於經神宗皇帝攷援古誼詔罷合祭元豐六年止祀昊天上帝於圓丘唯是北郊先帝未及躬行然詔旨明甚所宜遵守者也又言春爲陽故以正月迎於東郊秋爲陰故以七月迎於西郊聖人有作莫之能改也今使迎春則在西郊而用秋之時迎秋則在東郊而用春之時樵夫野叟猶怪以駭而况於鬼神乎天之與人非有異也今應祭方澤也而合於圓丘用夏至也而用冬至益何以異此合祭肇於漢末其言不經朝廷近制考之方策告之宗廟行之天地布之天下

范恭獻公遺文

歲寒堂

以憲萬世或委聖言而從不經不可也

奏請察譏論之臣

元符三年徽宗即位公爲尚書右丞

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更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奸爲私也今譏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開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忿以售其奸不可不深察也

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實諸要塗人君欲得英傑之心故當不次飭拔必待薦

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

范恭獻公遺文

范恭獻公遺文

二

歲寒堂

范恭獻公遺文



范侍郎公遺文

論西事當改圖

元祐六年九月奏准樞密院劄子夏國既失恭順又復已絕恩必須輕念日以擾邊爲計更須別圖方畧元祐以來朝廷之所以御夏人處邊畫者莫匪以禮義爲本以恩信爲先一切容貸期于息兵然六七年間戍兵之卒未嘗減罷金穀之費未嘗省美備禦之計未嘗簡弛耳且彼所求我必與之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不爲他日之患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虎開端不可不謹臣願竝以元頒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戒飭將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宜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以歲月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

范侍郎公遺文

歲寒堂

論熙延與夏國所畫封疆事

前段全文具詳增編論息兵疏今兩存

臣聞熙延兩路與夏國所畫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于欲速故強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夸固爲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秉常計至乾順自立使者係道往返五六賈販貿易隨已豐富雖脩好甚恭亦爲自資之計耳朝廷即遣使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爲賊所窺果聞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興兵入寇延渭破殘反覆不恭宜在殊絕後日復有所請但

可只委邊臣謂之要約示以閒暇使之望望然惟恐拒而不納則輕重之權在我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于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彼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爲此計聞其有請即許造朝使人既至朝廷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許可太輕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皆著于書然後受人割地交相付與則彼尚何所能爲乎今謀約不素明定彼以疲殘百餘人塞責而來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四壘

既付即以平鞞熙延二境始議畫疆顧不晚乎夫已然者固不可追今可爲者審究徐圖尚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城重有邀求又聲言與西隣有合從之謀將以重我外議謂朝廷不以爲重而輕棄之信如是則欲速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故不在賜給之限今乃欲局目前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斥候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澀運餉艱虞孤壘僅存我將安用詔旨不與之地徒虛名耳彼乃愈益猖狂邊患滋甚固宜朝廷之改圖也聞梁乙逋用

事之久元祐二年三寇涇原而漢兵十一將拱手城中
不出一騎使席卷而歸後乃悉得前後所積歲賜金帛
每語人曰鬼名家人管國事有此功否我之所以連年
黜兵者欲使朝廷憚我而爲國人求罷兵耳昔元昊叛
時雖數遣人求和而故爲悖慢難從之議朝廷既不從
則語衆曰我求罷兵而南朝不許用此以歸怨激衆衆
戰咸力乙逋今乃効之今朝廷既議貶絕宜作邊帥草
檄以淺近易曉之言具道乙逋無厭犯順之詳朝廷用
兵于不得已之意令諸路多作木印棄于賊疆不惟可
以伐徂衆怨之謀又足以激怒其衆使知禍自梁氏始
庶有衆怨親叛之理朝旨但欲使近邊之人不能著業
臣已謂未足繫彼國之要害使一國之衆奔命不暇而
莫知所備斯可矣欲如是當令諸路帥臣公心叶力謀
議相關一路將有所舉則諸路陽爲點集出兵之勢以
留對境之備則實出路分賊無併兵拒敵之患諸路更
守迭出則彼所備者勢分而力勞矣又自來諸路多招
納降人自元豐以來諸路所納不爲不多若謂可以耗
彼力戰之人則夏賊舉必數十萬豈招降之可耗也若
謂可以助戰緣降人出入將帥豈敢全然倚仗計口給
食坐耗邊穀借有地土可給亦妨占弓箭手請射之田
其間仍多姦細緩急漢界有所舉動則猝然逸去致漏
機事有害無益將來漢兵迭出宜悉止絕以清久弊朝

廷如果令諸路互出銳兵撓賊當密戒諸路帥臣每有所舉不用過爲秘密畧使兵聲先出勢若大舉使彼衆得以遠避我鋒然後出偏師以信其聲則其誰敢當要使數百里野無得耕之土衆無休息之期而已又申嚴博易之法以絕市貨則困賊之策在其中矣是不待多殺而爲利也

奏乞脩明元頒戰守約束

國之所以前坐制西夏者誠由連城北帥並統重兵利害相同左右相援首尾相副聲勢相接心一而力同氣遠而勢重如一身之有手足上下交相爲用而無有偏廢此我之所長而彼之所畏者也昔寶元康定用武之

范侍郎公遺文

四

藏書堂

時先臣仲淹嘗統兵往援隣道破元昊長驅深入之謀救涇原屢勦可憂之患見於已試理勢灼然朝廷後來參定戰守約束頒降諸路實用其策昨因徐禧計議邊事輕有改張遵行之初自罹其害蓋兵家張耀聲勢左牽右制古所不廢固未聞兵寡兵乏不假聲援而能獨勝者也今邊事未平虜情難測伏望朝廷深賜詳度檢會臣前奏及元頒戰守約束再加脩明

奏乞那差將兵

紹聖二年呂大忠乞赴闕願早降指揮始朝廷劄下熙河范純粹預行措置建汝遮堡有如脩建定遠城之類機便行以乘伺間隙脩建之時即趁時併功興役伏奉

指揮昨脩定遠城下除本路將兵盡數調發照應防托外更蒙朝廷指揮下秦鳳路那將兵三二萬於通渭若側近擇利駐劄照應萬一西賊犯境於本路將兵共力枝梧及下涇原環慶路各於本差定兵將領及萬人已上沿邊擇利駐劄大張聲勢使賊疑懼不敢併於一路作過將來萬一遂舉汝遮之役除本路兵馬斟量調發防托外乞朝廷預降指揮下秦鳳涇原環慶路經畧司各令密切依昨來脩定遠城例差那將兵預作準備候見本司關報即於逐處沿邊駐劄照應

貼黃稱仍乞下逐路帥臣別以他事爲名密切爲備雖弟子官屬竝不得預聞庶無漏落

范偁部遺文

五

歲寒堂

奏蕃官李忠傑等事

准樞密院劄子蕃官包順包誠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許時暫赴闕臣赴任之初准朝旨體探招納邈川河南人戶等蓋自范育在本路日曾有遣納趙嗣忠之議又种誼還自京師昌言被旨招納緣日有阿里骨般火買賣向者謀議不容不知今醇忠之子被召恐多猜疑於臣所放機事有害兼懷義永壽資才無可取未敢遣赴闕并免與功多蕃官別有形迹及李忠傑見體量將入界捉來首領却送過天都等事臣輒從宜將行出文字節去李忠傑趙懷義趙永壽姓名止將包順包誠差使臣押伴赴闕其包順包誠今來朝見如欲示旌勸只乞

賜與金帛願留官爵差遣以責來效及乞不以邈川河南情僞詢訪逐人恐有漏泄詔阿里骨見差般次赴闕進貢所有前後經營青唐指揮更不施行李忠傑三人別聽朝旨其體量李忠傑事狀如無顯迹即不得少有枝蔓漏落致使危疑不安

奏牽制西夏事

牽制之要當於平日先探知彼界人戶圍聚虛實之所遇事決策前去指其巢穴攻其必救則解圍制寇不致虛發緣諸路帥司所出牽制之兵止於一路而賊之大衆勢必十倍既衆寡不敵則牽制兵馬所行分須與賊兵聲勢相遠彼犯我東我出彼西進退之際不相逢迎

范侍郎公遺文

六

藏書堂

庶無取困之慮今熙河秦鳳路地如犬牙兼秦鳳一路止有雞川兩寨之地係有邊面受敵之處若西賊舉衆欲秦鳳兩寨須經由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一帶山谷分頭南來此外更無他路如此則賊兵未至秦鳳已先逼近本路通遠軍通渭砦一帶邊面地形道路披圖可見除通遠軍蕃漢兩將人馬自須戒嚴以防侵軼不惟難以內自空虛引兵它出外所有熙河蘭岷等處漢兵蕃馬雖是可用緣本路對境惟東北天都山南牟會打繩川劉子一帶方是西界人戶圍聚住坐之所指此而進即行兵之路却須自看都川淺井川羅和市或石碛子等處結陣前去乃在賊兵歸路之外聲勢甚逼彼雖

已犯秦鳳若探知本路兵行不遠必是引衆而還遂出我師之後即見我之歸路立見梗絕甚非安全之計蓋本路在夏國西南極盡之處除天都等處路與賊迫近不可經畫外捨天都而西即全無人戶住坐如蘭州正北屢經漢兵討蕩具見的實決然無利可乘恐徒有塞命之名枉致勞弊以此推較蓋諸路地形遠近不同而夏人團聚居止疎密有異故攻取便利理難一體本司今相度除賊寇河東鄜延環慶如探得天都一帶別無大段人馬會聚本路可以出兵牽制外如西賊併兵寇犯秦鳳路即本路兵馬止可於白城谷災竿堡左右照應相度賊勢覓便攻擊或會合秦鳳之兵共力掩殺如此則兩路兵勢相合賊必不敢爲深入持久之計所貴不失機便伏緣今降朝旨定本路不許策應只令牽制有此利害深慮緩急申請不及伏乞朝廷更賜詳酌指揮

貼黃熙秦兩路既相隣接則形勢一同今秦鳳之於熙河既不可牽制只可策應即熙河之於秦鳳利害不殊竝乞驗會本路前後所供對境圖籍即見逐地名道路形勢利害牽制策應之法中間久廢因臣在環慶累曾論列方蒙朝旨下諸路頒行臣等曾預先探知西界人戶團聚之所後因賊犯鎮戎係在涇原西北與環慶相去三百餘里臣曾

搗虛破賊於曲六律掌俘馘甚多遂解鎮戎之圍
此其歸護巢穴則我師還塞方纔一日僅免阻扼
轉戰之患是時若賊勢稍相附近即歸師難保伏
乞朝廷更賜照察

奏分兵守汝遮

樞密院檢會已降朝旨下熙河蘭岷路乘機會脩築汝
遮去訖近節次據本司奏乞脩展蘭州西城及定西定
遠城雖已各降指揮依奏三處所用功役萬數不少慮
本路於脩建汝遮有所窺避將來以此爲名致失機會
昨者本以三處城圍全闕增展或見今人馬暴露或緩
急矢石交逼無計保民日憂招寇念汝遮大役既須候
可乘之機則廂兵數千不當廢他壘之用兼汝遮役所
地里非遙候其進築有期立可移兵前去愚慮偶爾及
此於理合具奏心實無他事屬兩便臣所以且以脩築
蘭川定西定遠爲名分孽役兵前去使衆人明見逐處
興作庶解夏人之疑比至汝遮有機可乘則役兵皆在
隣近委實安便

奏乞不許蕃官私自改姓

臣契勘本路蕃官自來有因歸順或立戰功朝廷特賜
姓名以示旌寵如嵬名山爲趙懷順朱令峻爲朱保忠
是也後來有蕃官無故自陳乞改姓名經畧司不爲止
遏據狀申陳省部亦無問難遂改作漢姓如乙格爲白

守忠兀乞爲羅信是也亦有不曾陳乞衷私擅自改作漢姓如盧陵之子爲周俊明是也見今更有蕃官攀援陳乞蓋是自來未有禁約致蕃部無故自以衷私撰改漢姓竊詳古者賜姓命氏皆朝廷所以酬功德別忠勤也今反使夸狄醜類無故自易姓名混雜華人若年歲稍遠則本源汨亂無由考究漢蕃弗辨非所以尊中國而別異類也須至奏陳乞立法止絕者欲乞諸路蕃族除係朝廷特旌寵賜與姓名外即不許陳乞改作漢姓所有今日以前不因朝廷賜姓之人竝行追改各令依舊如允所奏只乞作朝廷訪聞立法行下

論文換生口事

范得即公遺文

九

歲寒堂

樞密院言環慶路將兵與夏人戰俘馘老幼婦女范純粹選留仍揭榜諭其親族以舊掠漢人對易其引導者人賞以絹三匹十歲已下二匹

交換生口若施之於講和罷兵之時則名體俱順無所不可緣夏國方爾悖慢興師盜邊在朝廷宜明示棄絕戒諸路邊臣整兵聽命或間出奇兵使其應敵不暇或擾彼農事使其地不得耕或反間用權或旁行招納必使彼衆勞厭人意搖動則其凶首必使改轍然後邊覺可期於止息也若於此時便議將生口與之交換即恐體勢不重有害事機廉訪聞得西界凡是捉虜到漢界人口竝一一赴衙頭呈納多是於近裏去處監防羈管

今來本路所獲老小人口止是橫山一帶人戶縱有逐家骨肉丁壯願遵朝命亦何緣於近裏取得羈管之人前來交易以此推之恐徒有輕動必無實利

論治平兵馬與今不同

元祐三年癸亥詔以治平臣僚所上互進方畧授逐路帥臣講求困賊之策

切詳治平年兵馬數目以至將佐頭領遣應次第即與目今全然不同臣仰悉朝旨大意而已使西賊於逐路山界各有所畏分兵待敵不敢併兵一路則我計方行邊機難以預定貴在臨時處決即先事無可預陳所有准備西賊互有酬賽防庇邊民一節即不異見今備寇之策

范侍郎公遺文

十

歲寒堂

奏乞訪問州縣闕食去處

臣訪聞得本路州縣民間甚有闕食去處及逃過主客人戶數目不少蓋緣累年不熟又自軍興以後調發顧卒凋弊爲甚而保結團教之法方此推行兼民間以邊事未平妄意私憂加之向春闕食遂此流散深慮關陝根本益致殘弊所繫不輕如蒙施行只乞作朝廷訪問內賜指揮

奏乞勞賞曲珍

昔年雖有隣路牽制應援之法多是兵將官不務公心不以隣路被寇爲已職或量以少少軍馬或故爲迂遠

備禮塞命遂致永樂之禍臣自領漕關中至忝今任累
累論列三年間方蒙朝廷定議再立牽援之制昨來九
月初五日晚得涇原路報賊公牒臣於是特遣委曲珍
已下點兵束裝翌日長驅出境外三百餘里大破賊巢
賊衆到漢界三數日解而去者珍之功也今來受指揮
臣竝未敢輒以語人欲望聖慈只遣近下使臣依涇原
例就慶州勞問出界將官曲珍已下支押賜合得銀合
茶藥見朝廷勸賞不忘功之意在朝廷無所增費而於
本路士氣足以激勵稍厭人情不爲小補

奏論西師不可再舉

元豐五年五月時爲陝西路轉運使

臣伏見朝廷聚兵一道以俟西討將脩積堡寨聚積留

范侍郎公遺文

十一

歲寒堂

糧爲進攻必取之計臣以非才職專餽餉雖前後累與
同職官條具事狀仰煩聖聽然其所論皆區區餽運職
事之所當言者至於攻討得失之勢城堡利害之實師
期之緩急民情之戚休所以繫朝廷天下之體者則非
臣之職而前此未之言也臣愚以謂猷畝不忘君者蓋
臣子之常守况臣世荷國恩久叨器使今事有所覩而
心有所懷詎當以非職爲間而隱默自欺此臣所以自
信不疑而欲言者也臣竊聞去年邊事之初議者謂夏
人僭亂凶辱其長衆怨親叛席捲可平朝廷大治兵師
諸道竝進所向力戰而賊巢不拔則是與夫議者之言
有間矣今朝廷會兵涇原欲爲且城且戰之計臣以謂

精騎二十萬聚於一方聲勢重大彼必請朝以避我鋒
決於他路犯邊以爲牽制萬一乘虛入寇則事可憂兼
涇原進築之衆所食糧米日將萬斛所築城堡不過一
二而地里漸遠餽運無可繼之策時日漸久丁夫有奔
潰之虞當此之時勢必中罷豈不負陛下興舉之意而
繫夸狄觀望乎矧所城堡障深在賊疆存守久長豈敢
自保此又不可不慮者也朝廷休養民力充實府庫久
矣去歲兵師一出而公私困弊若此其甚今者再議大
舉人氣事力大非去歲之比若今歲事功不就即來歲
又將如何國財民力將何以繼此臣所謂攻討得失之
勢城堡利害之實者也臣准制置司牒坐到調發時諸
路兵馬之期皆在六月竊計出兵之日決是初秋去歲
涇原環慶兩路各以九月出兵比至仲冬漸以還塞然
猶士卒疾凍十亡四五今七月行師方是苦暑以二十
萬之衆冒犯炎日或被堅禦寇或負重力役渴飲難周
瘡痍多有復當大雨時行之月豈無霖潦之虞臣恐疾
病傷殘有甚前日內外重兵上繫國體此臣所謂師期
之緩急者也臣竊見去年調夫出界其上等人戶有至
獨出數十夫之家其貧下人口亦須數戶共出一夫每
夫雇直至百貫文又諸路轉運司接續調發至於再三
其間凍餒艱辛若遇賊被害死亡凋弊久未可復今茲
再籍百姓已諳事勢人必駭畏頗有逃散薶麥在隴秋

禾將耘妨奪農時適於此日緣軍興未計動須人力臣等蒙朝廷誠以軍法責令趣辦若人户大段流移關內騷動根本之地事有可憂異日言者必以臣等爲歸咎之地一身之責無足自愛其如國事何此臣所謂民情之戚休者也臣竊謂朝廷興計當萬全而不當幸一時之無事發而無成前車可鑒臣竊與老於邊事之人曲折講議事可寒心而中外之臣妄意朝廷謀身畏禍無有爲陛下言者臣獨何人特以忠義所激不復以職事爲間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而不忍被不言之罪於它時故敢以所得衆人之論昧死以聞

貼黃臣非不知危言橫議自速罪悔竊以謂今日

范侍郎公遺文

十三

藏寒堂

盡言蓋無負於陛下雖即鼎鑊何所愧心若雷同衆人公肆欺罔苟幸目前之無事使昭昭公議壅塞不聞貽朝廷他日無窮之患非臣所知也今日之論誠若迂誕陛下異日當以爲忠言

乞以棄地易被虜之人

元祐元年三月時公守慶州先是司馬光建議還夏人侵地忠

宣公同知樞密院請以地易陷蕃生口公土此奏七月二府議定詔夏人以永樂城陷沒將吏兵士送歸中國當議除元得中國舊寨及順漢西蕃土境外委邊臣商量分畫給賜至四年六月夏國遣使入貢又詔永樂陷沒人口經隔歲又慮其間實有死亡如將來送還到日依數交割支與賞絹仍將沒蘆米附浮圖安疆四寨給賜十月公奏夏人以永樂人口百五十五人欲以十一月十日至界首交還却用同日受領四寨乞許令將棄地內人戶官物遷移般運於交送生口日前畢事並依所乞

臣自元豐元年在陝西路備員監司適當軍興之時至七年乃得還朝故於陝西邊事粗知始末昨蒙除授今

任赴官過關雖蒙特許朝覲累乞上殿奏稟職事尋准樞密院劄子催發出門故欲敷奏職事了不獲陳今既到任身遠朝廷須至披露論析仰黷聖聽竊以西夏之國効順歲久邊隅無事夷夏晏然祇因種諤沈括輩希功造事欺罔朝廷以謂夏國失勢衆怨親叛無甚勞費席卷可平或請覆巢長驅或請進築開拓致朝廷大舉戈甲諸路竝興固嘗長驅而無功亦已進築而失利衆說竝試一無所成徒致關輔瘡痍公私困弊百姓流徙國兵殘耗雖諸路各有收復故若廢州多非中國所利之地深在虜境初爲興脩橫添兵屯倍置器械加費金幣益耗芻糧盡關輔公私之力曾不足以自支故

日煩朝廷自內應副而邊防釁隙日在可憂彼夏國者深沈自居未即報應蓋亦以頻年應敵部族疲勞橫山之人失業良久勢力未復舉動良難故但此時以來數數遣使跡如効順實乃有謀外則不議土疆內則不脩常貢旣形欸我之計又爲自資之謀臣聞累番使人貨販滋廣通約所得不減三數百萬其自資之謀亦可見矣諸路軍兵經累次凋瘵之餘雖將招填畧充舊數而新人渺小未堪戰鬪朝廷但知兵籍數目而未知士卒之氣全未振奮臣未測朝廷謀畫所向但見近降朝旨應因軍興增置兵將官吏及添戍軍兵並已抽還外議以謂朝廷晏然自以爲無事人竊憂之則其欸我之計亦

已行矣常貢未脩彼所以言邊事之未竟也疆土不議
彼所以爲將來舉事之端也理勢灼然無可疑者然則
邊防大事未見成畫臣恐歲月滋久彼力漸全待草豐
穀實之秋當弓勁馬肥之際稱兵有請暴肆跳梁倉卒
之間何以遣應若臨時欲議許可則國體有傷若至期
復舉干戈則生靈被害唯編戶之方困豈再籍之能堪
臣心之憂言有不忍臣昨者既不得奏稟聖算尋曾往
見執政大臣語此邊事雖所慮亦或切至而爲謀未知
所從如臣之愚亦何敢以此自任唯是思慮所得參訪
羣言不敢內有所懷願陳其說臣切以謂諸路所取夏
人之地固未足繫彼國存亡之機而彼之所以乘困而
必爭者蓋以謂日侵月削而不敢校則小國之勢在所
可憂故自保之計不得不然一國共謀豈不及此由是
推之乃知必爭之地未棄則邊釁無時而可除也夫中
國者禮義之所自出也今彼之與我必爭者顧禮義當
如何耳臣竊觀近時之論邊事者獨以謂彼既困怠無
所能爲加以數年可以柔服臣竊以謂不然彼所以嘿
嘿自處未有所請但爲自全之計者乃所以養銳待時
也是豈終困之理哉謂新地自興復以來糜耗鉅萬斤
棄爲難殊不思前日之已費者不足復追而他日之未
費者尚可救也臣伏覩陛下即位以來累降德音凡聚
斂培積之令有害民生者悉行蠲除四海兆民懽呼愛

戴蒙被聖澤可謂盛矣臣竊思念天下之費莫大於饋邊若邊事未有措置他日一有調度帑藏空虛無以取濟則聚斂傷民之令恐不能輒已此又不可不慮者也臣願陛下靜占往鑒斷自聖心因彼遣使再三而未有所請之時乘彼辭理恭順而姦謀未露之日特降詔旨概述先帝所以問罪之意其道秉常所以復國之由嘉其忠藎之誠諭以逆順之理趣令先以前後戰陣虜陷官員使臣將吏丁夫悉歸朝廷其所削之地並從給賜如此則邊費可期於止息生靈有望於安全亦足使四裔知朝廷前日興師之意在于拯患問罪而不在乎疆土之利也中國陷寇之人又知朝廷愛人而不愛地也

范傳郢公遺文

十一

歲寒堂

神功偉績可謂難名臣非不知危言異議自速禍悔伏念不獨守邊之職理當建明重以事君之方義無可避臣於先帝臨御之日數論邊事屢竭迂淺伏蒙先帝曲賜優容每有稱可非敢獨於此日驟爲首尾異同之論古人有言曰知予之爲取者政之寶也取予之間正在今日伏望陛下察臣誠在憂國志切愛君以臣今言少關聖慮如其粗有可采即乞宣付三省樞密院令大臣共議事貴機速伏乞早賜處決庶不爲朝廷異時之患則天下幸甚傳曰事君有犯無隱臣則無隱矣其如位卑言高妄議朝廷機政實犯天憲不敢以誅竄自逃

貼黃臣頃者或聞北虜曾有文字到朝廷請勾下

西邊兵馬臣昨充北朝國信使日其接伴虜使嘗語及夏國之事亦云曾有文字教南朝罷兵臣是時隨宜應對尋具奏聞臣以謂西北層齒之國萬一北虜狡慢或一日又以夏國所失疆土爲言即朝廷至時却已難爲處決今日機會恐不可忽此臣所謂事貴機速者也

貼黃臣竊見所得西夏舊城堡砦如河東路葭蘆吳堡鄜延路米脂義合浮圖環慶路安疆等寨皆係深在賊疆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利而所費芻糧皆是倍價計置及歲歲勞煩稅戶遠入輸納至於運置錢帛器械置官遣戍一一艱苦今日若

范侍郎公遺文

十七

歲寒堂

行斥棄委是並無闕害唯是鄜延路寨門一寨係當中路之衝平川廣闊去帥府地里甚近別無地利控扼之險自得寨門增遠四十餘里可爲中路屏蔽粗爲邊防之利兼此寨門一寨舊是漢城棄陷以來年歲未遠似與其餘城寨利害有殊朝廷若議存守則理或有名更係朝廷裁決所有蘭會之地耗蠹尤深如聞朝廷已遣使相視勘會更不敢縷細開陳

荅詔論邊情乞不妄動以觀成敗之變

元祐元年十月

時公以直龍

圖閣判慶州

准樞密院劄子諸路探報自秉常身死梁氏族人侵

擅國事遂致諸部首豪往往不伏變亂交攻日相屠害雖不住據逐處奏報終未見的確事情緣自來賊中事宜多是歸順人口通說事必真實慮兩界近上首首因此變亂離析各懷去就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或欲率其部族直謀歸漢願爲近塞藩籬若從而開納即慮展轉生事難保成功若一切拒之又慮反爲他國所有爲國患轉甚未審於當今邊情合如何處置致不失事機右三司同奉聖旨令河東鄜延環慶涇原秦鳳熙河蘭會路帥臣密切指揮沿邊官吏若有投來西人如審驗得委知次第即仰相度可否收留仍更切厚與賞物募人遠探所有西界首領若謀歸嚮中國仰詳前項所問各以目今邊情向去利害縷細詳究措置條畫實封入急遞聞奏親自收掌不得下司今劄付臣准此

右臣除已依朝命施行外伏詳詔旨所問蓋邊防機事而繫中外安危之本者如臣之愚願何足以語此然臣早膺任使久在邊陲採摭審料粗若有得伏見陝西諸路邊防自元豐用兵之後未即解嚴迺者秉常失職諸酋並奮相與吞噬未有寧日方其自顧之不暇尚能爲中國患耶在朝廷正宜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今詔旨以謂近上首首或欲據元有州城自守遙託朝廷應援夫夸狄蟻聚烏散盛衰無常先王列於荒服之外棄

而不擾靡而弗絕御戎之策無以過此今彼酋豪于變
亂艱危之時欲以內附爲名而請朝廷爲應援苟可而
許之臣不知一日急難有請則朝廷將真應而援之乎
應援之舉名正而理勝乎邊兵之衆樂援而悅行乎不
爲之援則害大信乎凡此數者皆不可不慮也聖朝方
以安靜治天下息兵止殺重農務本太平之迹始於今
日尚何此策之議哉又詔旨以謂或欲率其部族直謀
歸漢願爲藩籬昔漢武帝時降胡數萬仰給縣官天子
出御府禁藏以贍之後日之害大不可救是知夸狄爲
歛附之名則中國受勞弊之實也今沿邊諸路自元豐
以來所納降羌無慮二萬口而老稚無用者十有七八

增耗邊廩爲害已大其心之向背未可知故平日間有
引而去者則警急之際安知其非謀也然則降羌之無
益中國亦已明矣况彼之存亡興衰有未可知者異時
彼事既定復有君長必曰前日某部某族某人之亡歸
中國者我國叛人也奈何受之我今請之則朝廷將若
爲處乎豈不理屈而勢沮乎此又不可不慮也或謂彼
既附我奈何不受何辭以却之臣以謂不然彼之部酋
若有以梁氏之禍來告者若請兵于朝廷者若據地而
願附者若挺身以降者朝廷當使邊臣諭之曰若主不
幸爾乃臣子當盡死節之義善爲若主討賊而已尚何
來告耶何但欲脫身而內附耶我之邊兵方備他盜而

不爲爾捕寇也夫如是則中國豈不甚尊而名體豈不甚正乎如此則彼於異時必曰我變亂患禍之中朝廷不乘我之不幸而存我有德接我有道尚得志而負之乎夫如是則朝廷之義豈不甚勝而彼之德我豈不甚重歟又詔旨以謂若一切拒之慮爲他國所有臣觀戎狄之性以種族爲貴賤故部酋之死其後世之繼襲者雖雛稚之子亦足以服老長之衆何哉風俗然也唯秉常父子有國祿久國人歸心焉今諸路謀者之言雖曰秉常之死不明梁氏之族侵擅國事此特自今之勢然耳若謂遂能滅李氏之宗而有其國則臣未之信也蓋一國之衆豈無豪傑推李氏族子以繼後者乎豈遂甘

心爲梁氏屬乎臣以謂借使李氏遂有絕滅之禍尚當爭奪反覆屠戮相仍曠日持久然後定也夫困獸猶鬪者冀其或生也彼有力者方互爲爭奪各將以衆自守乘隙而奮觀釁而動大必并小強必吞弱縱未敢統一諸部豈不據一隅以自全固願束手爲他國虜乎臣知他國未能遽有者斷可識也借有亡命避患而他附者不過遁逃之餘種耳顧何足道哉夫春秋相吞并者中國之利也若天祐聖世遂使此羌卒至離析凡力等而勢均者各據土地自爲一部則於時庶幾有思附大國者矣雖然大河之南橫山之地必附於中國大河之北賀蘭之封必附於契丹酒泉武威之地必牽於西域蓋

勢力遠邇之異也昔呼韓裂爲五單于匈奴分南北庭自是漢之邊候遂無匹馬之蹤我之所利正願如此故臣所謂在朝廷今日唯安不妄動用觀成敗之變者蓋謂此也夫中國者禮義之所由出也臣願朝廷靜占往鑒處以理義參稽古昔無蹈後患深敕諸邊將吏使積粟養士勵兵戒嚴從容無爲坐觀其變應夏國酋領及部族生口有欲歸漢者並依前降詔旨一切約回決無收受以全中國尊大之體以破夸狄反覆之謀如此則詔旨所謂目今邊情向去利害者臣愚妄意切以爲盡之矣若夫一得一失小利小權私已喜功爲國生事者非臣所知也伏惟聖慈特賜省察

范侍郞公遺文

三

歲寒堂

論息兵失於欲速

元祐五年七月公時爲環慶路安撫使

臣伏見熙延兩路與夏國所劃封疆至今未決外議謂朝廷務在息兵失於欲速故狂寇要索日益滋彰雖聖朝懷來四夸固爲上策若邊臣不究利害但務委隨則國體事機不無虧失何以言之自二聖臨御之始夏人來朝繼而秉常計哀乾順嗣立使者往返五六賈販貿易隨已豐富雖脩好甚恭蓋亦爲自資之計耳在朝廷固宜開納容彼自新然或處畫土疆未經決議當徐觀向背以察姦謀而朝廷即遣使人往加封冊欲速之意爲賊所窺果致侮慢使人不即稱謝起兵入寇延渭被殘反覆不恭宜在誅絕後日復有所請但可一委邊臣

與之要約示以閒暇使望望焉唯恐朝廷之拒而不納也則輕重之權豈不在我乎所謂要約者凡疆界之地與夫後日之可慮者皆當條畫具盡必使異日莫得而變也事既審決邊臣始以謝罪請盟之狀聞於朝廷然後明詔中外貸其既往之罪聽其乞盟之請歸吾陷賊之人賜汝既許之地如是則朝廷之體豈不甚尊而制寇之策豈不甚簡歟昨不爲此計而聞其有請即許造朝此又欲速之意爲賊所窺者也使人既至朝廷凡朝夕議論往復酬對寧不知皆廟堂謀臣之言乎是顧接太重而許可太輕此又欲速之意爲賊所窺者也朝廷既許以陷虜之衆易新造之壘人有品色多寡之異地有形勢遠邇之差約當素明謀當素定必皆著見於書然後受人割地兩相付與而彼尚何能爲乎今謀不素定約不素明彼以疲殘百餘人塞命而已我乃不復較問亟以四壘付之則彼計固已行矣聞四壘付之即已平徹而熙延二境始議畫疆固不晚乎欲速至是其理固然外議但見朝廷旌賞邊臣切意朝廷謂事已平無足慮者豈以其目今貢奉不爽謂其無事乎彼貢奉不爽者是復爲賈販計耳恐不足恃也前日事之已然者固不可追今日事之可爲者若審計而徐圖之未晚也如聞夏賊於塞門金城之地重有邀求之請聲言與西隣爲合從之謀將以動我外議恐朝廷不以爲重而輕

棄之信如是則欲速亦已甚矣朝廷所以謂金城塞門
爲不可棄者非以兩孤壘之爲利也謂其形勢險阻足
以藩籬邊徼土田沃壤足以贍給邊兵也利害所係他
壘莫比故獨不在給賜之限今畫疆之議乃欲苟目前
之小休棄形勢之要地舍數千戶已耕之土斷數百里
斥堠之衝屏蔽無餘出門遇敵道路梗塞運餉艱虞孤
壘僅存我將安用譬猶欲保一身而捐去四體是大不
可也然則前日詔旨所不予之地徒虛名耳且彼之所
求我必與之臣不知真足以厭其所欲而不爲他日之
患乎失要害之地濟無厭之求虧國體勢墮賊計謀養
虎開端不可不謹臣伏思邊隅設誓迨今十有餘年不
爲不久也朝廷不惜十年之費不憚十年之勞而務爲
堅守者何哉爲形勢人民惜也今日之議信如所傳是
能久而不能近也前日諸路大舉雖覆巢之計尚能爲
之今安以待敵而屑就如此是能大而不能小也能大
而不能小能久而不能近棄前功於垂成開後艱於不
測臣切爲朝廷惜之臣願朝廷舍其淺近計於久長其
所取予並以元降詔書從事如其偃蹇置而不問但飭
邊吏嚴備如昔希功造事則固所不可護邊待敵則宜
無甚難以區區內亂之小羌尚能與中國久抗乎期以
歲年決可竟事在朝廷不惑而已臣聞自陝以西議者
靡不知此而莫有爲朝廷言者是亦以出位爲誡耳雖

朝廷前此議論邊事專委廊延他路邊臣無得干預而臣任忝帥寄職在論思今以所得衆人之論妄進狂說則亦未爲出位也伏惟聖心採擇不勝大幸

乞令蕃官不得換授漢官差遣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二月時公以龍

圖閣學士
丹知延州

臣久忝帥任殆遍諸邊竊見諸路蕃官近年以來志意驕滿習於惰慢緣數有立功之人叙述祖父曾任漢官或帥臣姑息特爲陳乞遂得輕授漢官差遣致互相攀援不安守分訪聞各有觀望不肯專意訓習軍馬管幹部族以至遣使探謀講論邊事無復留心倣倣成風事有未便竊緣屬羌部族既始祖元是羌人即雖繇隔世

范侍郎公遺文

二十五

歲寒堂

代因功授官不論高卑要之終是蕃種豈容輒有變易雜亂華人况自來應蕃官首領侵刻部族或犯餘罪罪雖至死止是罰納羊馬以至婚姻亂倫喪葬異制皆與漢戶禮法不同兼條禁不得與漢官婚姻亦不許置買產業固有深意今昔不殊雖功大官高不過充蕃將享厚祿而已而其位著久來不以官品高卑竝敘在漢官之下所以尊中國而賤夸狄也故每遇差點驅使並聽漢官統馭指呼命無不伏今則輒容僥倖改授漢官差遣不惟上下姑息之風既已增熾而於漢蕃區別之體遂致陵夸因此又多與漢人婚姻敗亂中國禮法各自置買田產廢格朝廷典刑胡種亂華不可不戒兼逐人

皆是近上使額或至遙郡防團一旦既敘漢官多在舊統轄官之上事屬倒置人情不甘犬羊之徒豈可如此積弊在後無有已時若不別作申明來者未易止息兼誘致諸路蕃官子弟儼衣豐食驕恣相尚不肯伏從若復緩急之際更無可使之人雖有得力蕃兵亦無舊人統領臣恐積久之後部族減耗籬落凋殘遠畫長謀爲損不細輒有短見謹具下項

一乞朝廷明降指揮今後帥臣不得奏乞與蕃官換授漢官差遣其蕃官亦不得輒有陳乞

一乞朝廷契勘諸路蕃官已換漢官差遣之人竝與改換就差充元舊部族都巡檢或官職甚高者

范侍郎公遺文

三五

歲寒堂

即與某路蕃兵統領兼本地地方沿邊都巡檢名目竝在將副之下仍明降指揮並令久任不限

資考

一乞立法應蕃官雖已換授漢官如過舊曾統轄將副城寨官不以官職高下依舊在舊統轄官之

下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人竝止終其身其弟姪子孫雖因薦奏得官並只得充舊管本族蕃官各依蕃官條貫施行

一乞立法應蕃官已換授漢官差遣之家婚姻及置買產業並依蕃部舊條施行

右伏乞朝廷更賜詳酌如臣言可採即乞以臣今奏潤色立法速賜施行仍乞不坐臣所奏行下

議進築非便

徽宗建中靖國元年五月時公以龍圖閣學士知延安府尋移知永興軍十月坐朝廷方議將

治邊而不能飭兵務殺克謹邊備數於華奏有沮壞之議洛職知金州

臣伏見陝西河東沿邊諸路拓地深遠城守增多凡邊臣始議經營利害之實與夫朝廷處決之計臣固不得與聞而他路形勢之狀保明之計臣所未嘗親見者亦不敢輕議唯是河東一路臣忝領帥任雖止百有餘日而承乏廊延亦既累月耳目間見畧已詳熟誠心所得義不敢欺竊惟兩路凋殘困於進築在公則所費金帛緡錢不知其幾千萬內外之力既已匱竭此朝廷固亦

范侍郎公遺文

十六

歲寒堂

究見不待臣言而後知在私則大兵之後洊有凶年雖去歲夏秋兩經豐穰而物價未甚減小如廊延路新城堡砦今春糴買米斗猶有至一貫四百文省則一方艱食可以概見春冬苦雪饑殍縱橫士卒疲羸鵝服過半其月得料錢不足充一飽之費民之窮弊從此可推唯是淳游賊貪之人欺天罔上盜竊名器大得所欲賤者既貴貧者既富閭閻小子畧遂封侯之望而掉臂散去者又不知其幾千百人也所拓之地疆界遠絕由是封堠有去城砦一百五六十里去處必欲責巡捉人馬頻至境上則裹糧露宿曠月不返奔走疲弊衆情厭苦若欲休養士卒則新地之內無復人迹將士觀望不敢有

言朝廷欲墾闢新疆每路置提舉官招刺弓箭手以資
兵備而所得多浮浪闕食之人唯幸借貸種糧牛具等
錢而隨即逃亡臣在河東路勘會得一季之內逃亡至
四分今至鄜延考究得提舉弓箭手官石杏所招人計
六千九百五十一人內已逃亡過二千八十八人地未
加闢而所失財用亦已多矣是未見得地之爲利也鄜
延一路前此頗以招納爲事臣今契勘自紹聖三年後
來計招到夏國人口共一萬一千五百餘人其中丁壯
纔及三千自餘皆婦女老小之數竝計日給食內已得
班行各目人皆給料錢驛券歲費極廣錢糧浩博若謂
可以分彼兵力則一國之衆豈以三千爲重輕若謂使
可以致彼離叛則前後招納甚久而未嘗小驗平日莫
測心腹間輒叛去不唯出入之時決不敢保其爲用而
緩急之際內變可虞邊防幾事靡不傳洩由是推之安
知其非謀也哉是未見得人之爲利也新地之內既有
城堡之備莫非先計兵力今計鄜延一路新舊城砦二
十七處合用守兵六萬三千然祇是依守禦之法計地
守人既不可闕餘雖舊壘亦當足兵有如金明最是近
裏迺者賊至屠戮無遺則知不問城堡之新舊舉不可
乏人而後可以責其固守也自夏人納款以來朝廷已
將戍兵將吏十減六七今諸城堡砦守禦人數未及合

用十分之四若將來稍有警急則兵備何以自全若萬一再遇凶年則歲用何以取濟是城守之計爲甚可憂也議者以謂夏人力屈情見既極恭順請命率職誠服不渝邊患封疆自此大定臣愚不善料敵未敢信然而日夜區區私憂國計何者在彼國勢恐尚惜諸路所取之地在人常情恐未忘積年所結之隙今雖脩貢而未及疆議者良有以也乃養力待時聊以自欺耳蓋歲額賜予至於來朝商販所得甚厚而又諸路塞上博易公行度彼三二年間事定力全則必先以畫疆爲請一語不契決復盜邊臣恐朝廷未可以今日之迹遂爲奠枕之安虜情深狡爲甚可憂也臣以謂開邊之初昔固神

速善後之計今實艱爲雖得地得人不見稍利而虜備實可寒心臣不敢苟無事於目前乃所願圖安於永久若一路城守朝廷可以增足戍兵增戍之兵朝廷可以長足歲費則臣雖疲懦敢不竭心庶幾上遵廟謀聊可居職今守計不備而無兵可增縱有兵可增而財用方窘以此禦寇豈臣敢當他路事宜度不殊此措置宜先於機會豐凶難測於天時伏望聖慈曲賜軫惻內量國力外察邊情深詔大臣更爲遠慮明降畫畧以杜艱虞臣於神宗皇帝在御之時數陳兵議後於哲宗皇帝臨朝之日復論土疆或賜優容或因而坐廢有干典憲實出狂愚今者再被使令未忍便爲緘默不唯身任憂責

况復職在論思雖置散投閒固重覆車之戒而納忠攸
事詎忘體國之心

范侍郎公遺文

范侍郎公遺文

三九

藏樂堂



范侍郎公遺文

范侍郎公遺文

范侍郎公遺文

范忠宣公集附錄目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鄧忠臣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論忠宣公分資蔭

楊龜山語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論徽宗不及相忠宣

王 侁

本傳贊

王 侁

論忠宣不當與安燾同除

王巖叟

祭丞相忠宣墓文

也先不花

范忠宣公集附錄目錄

一

舊本載洛陽志歲寒堂

附贈荅侍郎公詩四首

黃庭堅

送范德孺知慶州

德孺五文和之字詩

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可發一笑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

論之句

論忠宣公

滄力開良殺

論忠宣公

縣山語錄

論忠宣公

...

論忠宣公

...

諸賢論頌

范忠宣公集附錄目錄

范忠宣公集附錄

諸賢論頌

忠宣公謚議

節文

鄧忠臣

議曰每思捐身而進策嘗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疋後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洎姦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義形正色憤激至誠非徒救當世正人君子之網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惑循公忘己爲國惜賢又曰父母之國有時而去股肱之義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忽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悲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又曰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趣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又曰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云云

范忠宣公集附錄

一

歲寒堂

論忠宣公有量

程氏遺書

子言范公堯夫之寬大也昔予過成都公時攝帥有言公於朝者朝廷遣中使降香峨眉實察之也公一日訪予歛語予問曰聞中使在此公何暇也公曰不爾則拘束已而中使暴怒以鞭傷傳言者耳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折言者之爲非又不奏中使之過也其有量如此

論忠宣公分資蔭與進士事

楊龜山語錄

科舉取人不得間有得者自是豪傑之士因科舉以進

耳且資蔭得官與進士得官孰爲優劣以進士爲勝以資蔭爲嫌者此自後世流俗之論至使人恥受其父祖之澤而甘心工無益之習以與孤寒之士角勝於場屋僥倖一第以爲榮是何見識夫應舉亦自寒士無祿不得已藉此進身耳如得已何用應舉范堯夫最有見識然亦以資蔭與進士分優劣建言於有無出身人銜位上帶左右字不可謂無所蔽也其言曰欲使公卿家子弟讀書耳此意甚善但以應舉得官者爲讀書而加獎勸焉則彼讀書者應舉得官而止耳豈真學道之人至如韓持國自是經國之才用爲執政亦了得不可以其無出身便廢其執政之才曰堯夫所別異者莫非此等人否曰執政不是合下便做亦自小官以次遷之如後來吳坦求等在紹聖中被駁了學士以無出身故也彼自布衣中朝廷以其學行賜之爵命至其宜爲博士乃復以爲無出身奪之此何理也資蔭進士中俱有人惟其人用之加一右字亦自沮人爲善

論忠宣公以德報怨

邵氏聞見錄

元符末呂惠卿罷延安帥陸師閔代之有訴惠卿多以人冒功賞者師閔以其事付有司未竟罷去曾布爲樞密使素與惠卿有隙特自太原移德孺延安蓋德孺於惠卿亦有隙也德孺至取其事自治有自皇城使追奪至小使臣者德孺由是大失邊將之心議者謂有詞於

前政事已在有司德孺乃取以自治失矣德孺聰明過人而爲曾布所使惜哉未幾德孺亦以論役法罷如忠宣丞相則不然公帥慶陽時爲總管種詒無故訟於朝上遣御史按治詒停任公亦罷帥至公爲樞密副使詒尚停任復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公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事之曲直哉嗚呼可謂以德報怨者也以德孺之賢於是乎有愧於忠宣矣

論李清臣

邵氏聞見錄

紹聖初哲宗親政用李清臣爲中書侍郎范丞相純仁與清臣論事不合范公求去帝不許范公堅辭帝不得

范忠宣公集附錄

三

藏書堂

已除觀文殿大學士判潁昌府召章惇爲相未至清臣獨當中書益覬倖相位復行免役青苗法除諸常平使者惇至不能容以事中之清臣出知北京建中靖國初上皇即位用韓忠彥爲相清臣爲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忠彥與清臣有連故忠彥惟清臣之言是聽清臣復用事范右丞純禮忠彥所薦也清臣罷之劉安世呂希純皆忠彥所重清臣不使入朝外除安世帥定武希純帥高陽張舜民忠彥薦爲諫議大夫清臣出之帥真定其所出與外除及不使入朝者皆賢士清臣素所憚不可得而用者忠彥懦甚不能爲之主曾布爲右相用范致虛諫疏云河北三帥連衡恐非社稷之福劉安世呂舜

純同日報罷清臣亦爲布所陷出知北京伯溫常論紹
聖建中靖國之初朝廷邪正治亂未定之際皆爲一李
清臣以私意幸相位壞之邪說既勝衆小人竝進而清
臣自亦不能立於朝矣使清臣在紹聖初同范丞相在
建中靖國之初同范右丞劉安世呂希純張舜民以公
議正論共濟國事則朝廷無後日之禍而清臣亦得相
位享美名矣此忠臣義士惜一時治亂之機爲之流涕
者也

論徽宗不及相忠宣

王侂

臣侂曰元符末命欽聖定策以立徽宗起范純仁于謫
中欲任以相事而純仁以病不能造朝烏乎純仁不得
相徽宗于初政此治亂之所以分也夫忠臣進則朝廷
尊羣陰用則禍亂作徽宗既已悞矣於是改過不吝以
彰信兆民遜位于子以克謹天戒雖二駕遂狩而大業
復興有以也夫

本傳贊

王侂

臣侂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
其際而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
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
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爲己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論忠宣公不當與安壽同除

王巖叟

王巖叟言伏覩畫黃除同知樞密院安燾知樞密院試吏部尚書范純仁同知樞密院者臣謹按燾資材闕茸器識猥庸立朝以來無一長爲人所稱燾之不材舊位且非所據况可冠洪樞顯兵柄所有書命謹繳連封進其范純仁除命伏乞分爲別救行下又言臣聞古人有言曰賞當賢則臣下親罰當罪則姦邪止陛下一日逐章惇於汝州可謂罰當罪矣一日擢范純仁爲執政可謂賞當賢矣燾之進則未有所當此臣所以當力爲陛下言也又言陛下用范純仁雖驟何故無一人有言蓋當賢也一進安燾則諫官御史文章論奏蓋非公望所與也

祭丞相忠宣墓文

也先不花

至正七年八月辛未朔越四日甲戌奉議大夫河南府路達魯花赤也先不花奉議大夫河南府路同知郭文彙承直郎河南府路判官董鉉將仕佐郎河南府路知事劉臣源河南府路照磨胡欽祖等祭墓文曰維公世濟忠直名昭日星眷茲洛土有崇其壘彼氓蚩蚩恣爲盜賊旣伐松楸又滋稼穡神雖未殛法實難容裔孫戾止爰復故封凡百丘壟莫之敢廢矧公父子有功於世戒飭禁約責在有司繼今以往孰敢弗祗崇酒於觴登肴於俎神其鑒之永安終古

送范德孺知慶州

乃翁知國如知兵塞垣草木識威名敵人開戶玩處女
掩耳不及驚雷霆平生端有活國計百不一試藿九京
阿兄兩持慶州節十年騏驎地上行潭潭大度如卧虎
邊頭耕桑長兒女折衷千里雖有餘論道經邦正要渠
妙年出補父兄處公自才力應時須春風旂旗擁萬夫
幕下諸將思草枯智名勇功不入眼可用折筮筮羌胡
德孺五丈和之字詩韻難以愈工輒復和成

可發一笑

且然聊爾耳得也自知之獨笑真成夢狂歌或似詩照
灘禽郭索燒野得伊尼早晚來同醉僧窻卧虎皮

范忠宣公集附錄

六

歲寒堂

次韻德孺新居病起

潭潭經畧府寂寂閉門居京洛聖賢澤江湖魚鼈豬官
如一夢覺話勝十年書積喜過從近扶筇不駕車

次韻德孺惠貺秋字之句

少日才華接貴游老來忠義氣橫秋未應白髮如霜草
不見丹砂似箭頭顧我今成喪家狗期君早作濟川舟
漢家宗廟英靈在定是寒儒浪自愁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尺牘

與

附錄

制詞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加勳邑誥

拜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誥

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書侍郎再拜

右相誥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正議大夫出知穎昌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一

歲寒堂

府誥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乙宮使召赴闕供

職誥

題跋

跋忠宣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跋哲宗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

謚議

宋考功郎中鄧忠臣覆忠宣謚議

傳

忠宣公家傳

兄純佑弟純禮純粹子正民正平正思正國附

墓誌銘

宋曾肇撰忠宣公墓誌銘

祭文

宋陳 瓘

從孫直隱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范忠宣公補編目錄

二

歲寒堂



范忠宣公集補編

尺牘

與

純仁啟奉別滋久良積欽想介來煩惠書深荷重意喜聞近日公外康寧衰拙出處無補朝廷惟養疴自便而已何日再會惟希自重不宣 純仁上

附錄

制詞

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加勳邑誥

誥曰朕出欵真室還祀合宮祇見昊天陟配文考禮樂具舉華夷駿奔方恭默無言之中繫羣公顯相之賴

范忠宣公補編

一

歲寒堂

率履弗越肆予汝嘉具官范純仁慶曆名臣之家熙寧正諫之士著績西鄙總任中樞謨猷靖深兵革銷伏領使奉祠之日助成大亨之勤降福孔多推恩宜廣矧予宥密之地可無勳邑之加往服寵章益敬無怠可封上柱國高平縣開國男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二百戶賜紫金魚袋

元祐元年三月

日下

拜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門下中書侍

郎誥

誥曰朕惟朝廷之盛衰常以輔相為輕重若根本強固則精神折衝故為呂臣奉已而不在民則晉文無復

憂色汲長孺直諫而守死節則淮南爲之寢謀朕思
得其人付之以政使天下聞風而心服則人主無爲
而日尊咨爾在廷咸聽朕命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
上柱國高平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二百戶
賜紫金魚袋范純仁器遠任重材周識明進如孟子
之敬王退若蕭生之憂國朕覽觀仁祖之遺跡永懷
慶曆之元臣強諫不忘喜臧孫之有後戎公是似命
召虎以來宣雖兵政之與聞疑遠猷之未究坐論西
省進貳文昌增秩益封兼隆異數於戲時艱得而易
失民難安而易危予欲守在四夸以爾爲偃兵之姚
宋子欲藏於百姓以爾爲息民之蕭曹緬思古人以

范忠宣公補編

二

歲寒堂

稱朕意可特授大中大夫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
郎進封高平郡開國侯加食邑七百戶食實封三百
戶餘如故主者施行
元祐三年四月六日下

以觀文殿學士出知潁昌府誥

誥曰百揆居中所以和庶政九牧在外所以阜兆民茲
出入之勢有殊而始終之恩無間式敷厥命其告諸
朝具官范純仁心總天常道濟民極顯致朝廷之上
竝收文武之長越進陪於萬幾遂升正於三事趙公
入相歎先父之遺忠韋氏繼侯嗟後人之愈畏方倚
成而熙績遽引疾以退身言雖重違禮實增厚加殷

中之近職涖環海之大州斯崇寵名益懋恩數於戲
九德咸事無曠官而代天工四國于蕃有良翰而周
邦喜位隆者報益重志深者用彌堅勉迪爾猷往宣
予治

元祐四年六月 日下

以通議大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再拜

右相誥

誥曰朕嗣定丕后若昔大猷勞於求賢職在論相眷言
舊德還復宰司乃頒命書播告在位具官范純仁秉
心直諒履道坦夷寬閒出於天資忠義本於家學始
終一節出入四朝向解釣衡少曠藩屏介圭脩覲喜

范忠宣公補編

三

歲築堂

見儀型公袞言端益隆體貌是用延登右弼仰應中
台寵進文階增陪井賦於戲高宗恭默思道得傅說
以代言康王垂拱仰成有畢公之正色惟賢能俊傑
盡其用則陰陽寒暑得其和外鎮四脊內附百姓非
至公不能成庶務非一德無以底丕平厥殫乃心無
替朕命

元祐八年 月 日下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正議大夫出知潁昌

府誥

誥曰謨謀廟堂入則股肱於大政偃息藩翰出則師帥
於一方惟時宗工引疾辭位均佚近輔敷告大廷具

官范純仁端良稟於世資樂易成於天性有砥名勵行之志有面折廷諍之風越歷累朝寔登華要暨冲人之嗣服適父母之仰成咨於臣隣付以宥密一踐樞要再持國鈞朕恭已彤廷向明圖治緝熙緒業追適先猷方有望於弼諧遽固辭於機務重違爾志姑即厥安增視秩之榮名進倍封之寵數式隆體貌何吝眷私於戲論道經邦常在倚毗之地承流宣化勿忘勵翼之心祇服朕言往供爾位

紹聖元年四月

日下

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充太乞宮使召赴闕供

職誥

范忠宣公補編

四

歲寒堂

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猷日聞忠告

全文遺

元符三年七月

日下

題跋

跋忠宣公守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誥

忠宣之誥蘇文忠之辭文正家之世寶希夷復佐文昌公於儀曹遂得再拜敬觀竊謂與政慶曆而不登台司兩相元祐而董逾再稔斯搢紳所共惜德厚流光又將有所待已詩人美召虎之辭曰自召祖命又曰作召公考希夷庶幾見之輒識卷末嘉定丙子上巳眉山任希夷書

此忠宣公誥余藏有朱巨川告身爲顏文忠書顏告身
又復自書此告爲子瞻制詞而視唐告稍不逮然規模
皆建中法度也庚戌仲春得觀於文正十八代孫必溶
玉璣堂謹題志幸陳繼孺

跋御筆賜忠宣公早朝詩後

辨色鳴珂步玉墀君恩猶賜早朝詩明良相戒如無逸
想見當年全盛時 有元至順壬申人日天台楊敬惠
拜手書於歲寒堂

宰臣待漏入龍墀朝退君王寫賜詩未必權輿思紹述
方當元祐太平時 元統二年上元日東陽胡助依韻

謹題

忠宣公於元祐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此詩
當是其時所賜也公自爲執政以博大開上意忠厚革
士風上於大臣中獨注意於公尤渥云後學鄭僖敬題
萬曆己酉夏漢陽守華亭孫克弘獲觀

丙戌年之八月十九日觀於文正公之二十世孫孝廉
公安柱即公柱之鳳來堂王心一謹識

士奇荒陋於秋濤爲同年友初夏雨中訪令子灑於芝
蘭堂既觀文正公楷書伯夷頌又觀宋哲宗賜忠宣公
御筆早朝詩當日君臣遇合成雍和之治流傳數百年
世澤源長鄭重善守令人欽慕無已康熙庚辰三月廿
六日錢塘高士奇敬書

謚議

覆忠宣公謚議

考功郎中
鄒忠臣撰

觀文殿大學士右正議大夫充太乙宮使上柱國高平郡開國公食邑五千一百戶食實封二千戶贈開府儀同三司范純仁謚曰忠宣議曰謚法曰慮國忘家曰忠善聞周達曰宣古之慮國忘家者固嘗有焉兼之善聞周達者蓋亦鮮矣全是二美歸之范公太常既易其名博士有爲之議移文覆訂屬於考功忠臣按公世系高華天資開敏榮名委質早由父教之忠學古入官益廣功崇之志爲大臣之子布被脫粟而不以爲非都上公之司衮衣繡裳而不以爲恭要

范忠宣公補編

六

歲寒堂

終原始考實中聲歷事五朝堅持一節視同宗之族猶葛藟之庇本根見慢上之人如鷹鷂之逐鳥雀凡言責與官守皆諫行而計從謹論嘉猷確乎其不拔令名廣譽閭然而日章在畎畝未嘗忘君思飢渴不獲由已作尚書解以進如宋璟之爲元龜抗濮園議以聞如師丹之爲黃耆臨公家之利知無不爲得大小之情矜而勿喜每思捐身而開策常願休兵而息民祇知扶危而濟傾寧恤跋前而疋後文有黃裳之吉而內美言無白圭之玷而外華頃緣東釣適丁連茹方讒言亂國而明蔡確之無實泊奸黨投石而謂大防之可原當衆人莫敢言之時在偏州無所用之

地義形正色憤激至誠匪惟救當時正人端士之織羅直欲戒後世亂臣賊子之迷罔徇公忘已爲國惜賢興言歎嗟使人於邑天地有時而否股肱於是或虧放之江湖去如草芥紉蘭澤畔更甚屈原之忠占鵬坐隅已分賈生之死惟天與善惟君知臣適訪落之初年講圖舊之新政側席南望而挾浮雲之蔽趨節東歸而詠零雨之濛公望益隆恩敷彌渥法座想見其風采詔書相望於道途欲入覲則未能願養疾者益懇改元二日以不起聞天子於是震悼輟朝賻贈加等告其第開儀同三司之府表其墓賜世濟忠直之碑人臣哀榮無以尚此學訓有獲阿衡詎專美於商君違不忘臧孫將有後於魯古云遺直今也則亡謚曰忠宣於義爲允謹議

范忠宣公補編

七

歲寒堂

按長沙鄧忠臣字慎思宋神宗朝擢爲秘書省校書郎知衡陽入爲南宮舍人歷考功因覆謚忠宣公遂入黨籍出守彭門改汝海以宮祠罷歸終於家後贈直秘閣所居玉池峯自號玉池先生

傳

宋觀文殿大學士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

上柱國高平郡公贈太師許國公謚忠宣

堯夫公傳

公諱純仁字堯夫文正公次子也其始生之夕母楚國

太夫人李氏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遂生公資警悟八
歲能講所授書仁宗慶曆三年以文正公任爲太常寺
太祝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
葛又不往文正公曰汝昔日以遠爲言今近矣復何辭
公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就養
焉文正門下多賢士如胡瑗行狀作胡旦孫復石介李覲之徒
公皆與從游晝夜肄業至夜分不寢置燈帳中帳頂如
墨色其墨帳藏義莊至明季時猶存文正公薨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
縣兄監簿有心疾奉之如父藥膳居服皆躬親時節之
賈昌朝守北都今直隸大名府請叅幕府以兄辭宋庠薦試館職
謝曰輦轂之下非兄養疾地也富弼責之曰臺閣之任

范忠宣公補編

八

歲寒堂

豈易得何庸如是卒不就襄城民不蠶織勸使植桑有
罪而情輕者視所植多寡除其罰民益賴慕後呼爲著
作林兄死葬洛陽韓琦富弼貽書洛尹使助其葬既葬
尹訝不先聞公曰私室力足辦豈宜恩公爲哉簽書許
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今睢州縣有牧地衛士牧馬以踐
民稼公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
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公言養兵出於稅
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安所出詔釋之且聽牧地
隸縣凡牧地隸縣自公始時旱久不雨公籍境內賈舟
諭之曰民將無食爾所販五穀貯之佛寺候食闕時吾
爲糴之衆賈從命所蓄十數萬斛至春諸縣皆饑獨境

內民不知也英宗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遷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叅知政事歐陽脩等議尊崇之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公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論奏不聽公還所授告勅家居待罪既而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尋詔罷追尊起公就職公請出不已遂通判安州改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神宗即位召還神宗問陝西城郭甲兵糧儲如何對曰城郭粗

全甲兵粗脩糧儲粗備神宗愕然曰卿之才朕所倚信何爲皆言粗對曰粗者未精之辭如是足矣願陛下且無留意邊功若邊臣觀望將爲他日意外之患拜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奏言王安石變祖宗法度捨克財利民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神宗曰何謂不見之怨對曰杜牧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是也神宗嘉納之曰卿善論事宜爲朕條古今治亂可爲鑒戒者乃作尚書解以進曰其言皆堯舜禹湯文武之事也治天下無以易此願深究而力行之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神宗切於求治多延見疎逖小臣咨訪闕失公言小人之言聽之若

可采行之必有累蓋知小忘大貪近昧遠願加深察富
弼在相位稱疾家居公言弼受三朝眷倚當自任天下
之重而恤已深於恤物憂疾過於憂邦致主處身二者
胥失弼與先臣素厚臣在諫省不敢私謁以致忠告願
示以此章使之自省又論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
中不可守邊及薛向任發運使行均輸法於六路公言
臣嘗親奉德音欲脩先王補助之政今乃效桑羊均輸
之法而使小人爲之培克生靈斂怨基禍安石以富國
強兵之術放弛上心欲求近功忘其舊學尚法令則稱
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老成爲因循棄公論爲流俗
異己者爲不肖合意者爲賢人劉琦錢顛等一言便蒙

范忠宣公補編

十

歲寒堂

降黜在廷之臣方大半趨附陛下又從而驅之其將何
所不至道遠者理當馴致事大者不可速成人材不可
急求積敝不可頓革儻欲事功急就必爲儉佞所乘宜
速還言者而退安石荅中外之望不聽遂求罷諫職改
判國子監去意愈確執政使諭之曰無輕去已議除知
制誥矣公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言不用萬鍾非所願
也其所上章疏語多激切神宗悉不付外公盡錄申中
書安石大怒乞加重貶神宗曰彼無罪姑與一善地命
知河中府徙成都路轉運使以新法不便戒州縣未得
遽行安石怒公沮格因讒者遣使欲捃摭私事不能得
使者以他事鞭傷傳言者屬官喜謂公曰此一事足以

塞其謗請聞於朝公既不奏使者之過亦不折言者之非後竟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過闕入對神宗曰卿父在慶著威名可謂世職卿隨父既久兵法必精邊事必熟公揣神宗有功名心即對曰臣儒家未嘗學兵先臣守邊時臣尚幼不復記憶且今日事勢宜有不同陛下使臣繕治城壘愛養百姓不敢辭若開拓侵攘願別謀帥臣神宗曰卿之才何所不能顧不肯爲朕悉心爾遂行秦中方饑擅發常平粟振貸僚屬請奏而須報公曰報至無及矣吾當獨任其責或謗其所全活不實詔遣使按視會秋大稔民謹曰公實活我忍累公耶晝夜爭輸還之使者

至已無所負邠寧間有叢冢使者曰全活不實之罪於此得矣發冢籍骸上之詔本路監司窮治乃前帥楚建中所封也朝廷治建中罪公上疏言建中守法申請間不免有殍死者已坐罪罷去今緣按臣而及建中是一罪再刑也建中猶贖銅三十斤環州种古執熟羌爲盜流南方過慶呼冤公以屬吏非盜也古避罪譴訟詔御史治於寧州公就逮民萬數遮馬涕泗不得行至有自投於河者獄成古以誣告謫鄜延呂惠卿密奏公擅回宥州牒坐是黜知信陽軍移齊州齊俗强悍人輕爲盜劫或謂此嚴治之猶不能戢公一以寬恐不勝其治矣公曰寬出於性若強以猛則不能持久猛而不久以治

凶民取玩之道也有西司理院繫囚常滿皆屠販盜竊而督償者公曰此何不保外使輸納耶通判曰此釋之復索官司往往待其以疾斃於獄中是與民除害爾公曰法不致死以情殺之豈理也耶盡呼至庭下訓使自新即釋去期歲盜減比年大半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時耆賢多在洛公及司馬光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脫粟一飯酒數行洛中以爲勝事復知河中諸路閱保甲妨農論救甚力錄事參軍宋儋年暴死公使子弟視喪小殮口鼻血出公疑其非命按得其妾與小吏姦因會宣毒鱉肉中公問食肉在第幾巡曰豈有既中毒而尚能終席者乎且訊之則儋年素不食鱉其曰毒鱉肉者蓋妾與吏欲爲變獄張本以逃死爾實儋年醉歸毒於酒而殺之遂正其罪哲宗立復直龍圖閣知慶州召爲右諫議大夫以親嫌辭改天章閣待制兼侍講除給事中時宣仁后垂簾司馬光爲政將盡改熙寧元豐法度公謂光去其泰甚者可也差役一事尤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願公虛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矣役議或難回則可先行之一路以觀其究竟光不從持之益堅公曰是使人不得言爾若欲媚公以爲容悅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貴哉又云熙寧按問自首之法既已行之有司立文太深四方死者視舊數倍殆非先王寧失不

經之意公素與光同志及臨事規正類如此初种古因誣公停任至是公薦爲永興軍路鈐轄又薦知隰州每自咎曰先人與种氏上世有契義純仁不肖爲其子孫所訟寧論曲直哉元祐初進吏部尚書數日同知樞密院事初公與議西夏請罷兵棄地使婦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子十縑事皆施行邊俘鬼章以獻公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後又欲官之公復固爭然鬼章子終不至三年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在位務以博大開上意忠篤革士風章惇得罪去朝廷以其父老欲畀郡既而中止公請置往咎而念

其私情鄧綰帥淮東言者斥之不已公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爲綰也左降不宜錄人之過太深宣仁后嘉納因下詔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以發策問爲言者所攻韓維無名罷門下侍郎補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黜官及王覲言事忤旨公慮朋黨將熾與文彥博呂公著辨於簾前未解公曰朝臣本無黨但善惡邪正各以類分彥博公著皆累朝舊人豈容雷同罔上昔先臣與韓琦富弼同慶曆柄任各舉所知當時飛語指爲朋黨三人相繼補外造謗者公相慶曰一網打盡此事未遠願陛下戒之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

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車蓋亭詩以爲謗宣仁后上之諫官欲寘於典憲執政右其說惟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爭之未定聞太師文彥博欲貶於嶺嶠公謂左相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聞之恐自不免大防遂不敢言及確新州命下公於宣仁后簾前言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舉動宜與將來爲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且以重刑除惡如以猛藥治病其過也不能無損焉又與王存諫於哲宗退而上疏其畧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確卒貶新州大防奏

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公面諫朋黨難辨恐誤及善人遂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趣向異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爲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僞莫知賢愚倒置國家之患率由此也至如王安石正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而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有傷仁化司諫吳安詩正言劉安世文章擊公黨確公亦力求罷明年以觀文殿學士知穎昌府踰年加大學士知

太原府其境土狹民衆惜地不葬公遣僚屬收無主燼骨別男女異穴葬者三千餘又推之一路葬以萬數計夏人犯境朝廷欲罪將吏公自引咎求貶秋有詔貶官一等徙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因入謝宣仁后簾中諭曰或謂卿必先引用王覲彭汝礪卿宜與呂大防一心對曰此二人實有士望臣終不敢保位蔽賢望陛下加察公之將再入也楊畏不悅嘗有言公不知至是大防約畏爲助欲引爲諫議大夫公曰諫官當用正人畏不可用大防曰豈以畏嘗言公耶公始知之後畏畔大防凡有以害大防者無所不至宣仁后寢疾召公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明肅皇后垂簾時惟勸明肅盡母道明肅上賓惟勸仁宗盡子道卿當似之公泣曰敢不盡忠宣仁后崩哲宗親政公乞避位哲宗語呂大防曰純仁有時望不可去可爲朕留之且趣入見問先朝行青苗法如何對曰先帝愛民之意本深但王安石立法過甚激以賞罰故官吏急切以致害民退而上疏其要以爲青苗非所當行之終不免擾民也是時用二三大臣皆從中出侍從臺諫官亦多不由進擬公言陛下初親政四方拭目以觀天下治亂實本於此舜舉臯陶湯舉伊尹不仁者遠縱未能如古人亦須極天下之選又羣小力排宣仁后垂簾時事公奏曰太后保佑聖躬功烈誠心幽明共鑒議者不恤國事一何薄

哉遂以仁宗禁言明肅垂簾事詔書上之曰望陛下稽
做而行以戒薄俗蘇轍論殿試策問引漢昭變武帝法
度事哲宗震怒曰安得以漢武比先帝轍下殿待罪衆
不敢仰視公從容言武帝雄才大畧史無貶辭轍以此
先帝非謗也陛下親事之始進退大臣不當如訶叱奴
僕右丞鄧潤甫越次曰先帝法度爲司馬光蘇轍壞盡
公曰不然法本無弊弊則當改哲宗曰人謂秦皇漢武
公曰轍所論事與時也非人也哲宗爲之少霽轍平日
與公多異至是乃服謝公曰公佛地位中人也轍竟落
職知汝州全臺言蘇軾行呂惠卿告詞訛謗先帝黜知
英州公上疏曰熙寧法度皆惠卿附會王安石諫議不
副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
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
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耶御史來之邵言高士敦任成
都鈐轄日不法事及蘇轍所謫太近公言之邵成都監
司士敦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
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公凡薦引人材必以
天下公議其人不知自公出或曰爲宰相豈可不牢籠
天下士使知出於門下公曰但朝廷進用不失正人何
必知出於我耶哲宗既召章惇爲相公堅請去遂以觀
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入辭哲宗曰卿
不肯爲朕留雖在外於時政有見宜悉以聞母事形迹

徙河南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
公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
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
公聞而憂憤欲齋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爲觸怒
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公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
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
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
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
之激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
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
故常軫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來不止一蔡確矣

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
爲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
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公曰七十之
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
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
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公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
覆扶公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既至永
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
公之子欲以公與光議役法不同爲請公曰吾用君實
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
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乃止居

三年徽宗即位欽聖顯肅后同聽政即日授公光祿卿分司南京鄧州居住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如何用何人醫之公頓首謝道除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詔之有曰豈惟尊德尚齒昭示寵優庶幾鯁論嘉謀日聞忠告公以疾捧詔而泣曰上果用我矣死有餘責徽宗又遣中使賜茶藥促入覲仍宣渴見之意公乞歸許養疾徽宗不得已許之每見輔臣問安否乃曰范純仁得一識面足矣遂遣上醫視疾疾小愈丐以所得冠帔改服色酬醫詔賜醫章服令以冠帔與族姪疾革

以宣仁后誣謗未明爲恨呼諸子口占遺表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其畧云蓋嘗先天下而憂期不負聖人之學此先臣所以教子而微臣資以事君又云惟宣仁之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又云未解疆場之嚴幾空帑藏之積有城必守得地難耕凡八事建中靖國改元之旦受家人賀明日熟寐而薨年七十有五詔賻白金三千兩敕許洛官給其葬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御書碑額曰世濟忠直之碑公性夷易寬簡不以聲色加人謹之所在則挺然不少屈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又以文正所定規矩特奏聞取旨敕遵以垂永久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

日幼子五孫猶未官嘗言曰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一生用不盡以至立朝事君接待僚友親睦宗族未嘗須臾離此也每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不患不至聖賢地位也又戒曰六經聖人之事也知一字則行一字要須造次顛沛必於是則所謂有爲者亦若是爾豈不在人耶弟純粹在關陝公慮其於西夏有立功意與之書曰大輅與柴車爭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外邦校勝負非惟不可勝兼亦不足勝不惟不足勝雖勝亦非也親族有請教者公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其人書於坐隅高宗

范忠宣公補編

九

藏書堂

建炎四年詔配享哲宗廟廷贈太師追封許國公有文集二十卷奏疏二十卷國論五卷彈事五卷行於世五子正民正平正思正路正國

宋將仕郎將作監主簿天成公傳

公諱純佑字天成文正公長子也性英悟自得尚節行方十歲能讀諸書爲文章籍籍有稱文正公守蘇州首建郡學聘胡瑗爲師瑗立學規良密生徒數百多不率教文正患之時公尚未冠輒白入學齒諸生之末盡行其規諸生隨之遂不敢犯自是蘇學爲諸郡倡寶元中西夏叛文正連官闕陝皆將兵公與將卒錯處鈞深摯隱得其才否由是文正任人無失而屢有功文正帥環

慶議城馬鋪若若偏夏境夏懼扼其衝侵撓其役公率
兵馳據其地夏衆大至且戰且役數日而成一路恃之
以安公事父母孝未嘗違左右不應科第及文正以讒
罷公不得已蔭守將作監主簿又爲司竹監以非所好
卽解去從文正之鄧得疾昏廢卧許昌富弼守淮西過
省之猶能感慨道忠義問弼之來公耶私耶弼曰公公
曰公則可凡病十九年卒年四十一史作四十九按富弼墓誌公年
二十二暴得疾凡病十九年而
卒則年止四十一
也家譜與詩簡公幼有知畧十餘歲時在洛與富氏家子游
富氏引葬陳設從葬罷用甚盛觀者如堵罷用蓋錫造
者公在側取一罌擘以示衆曰此錫罌爾等謂何物耶
富氏子大怒以爲笑已公徐謂曰爾何所見吾正恐愚

范忠宣公補編

二十

歲業堂

民致疑害爾先瑩耳富子服其言康定間元昊寇邊韓
琦領四路招討駐延安忽夜有人攜匕首至卧內遽褰
帷帳琦起問誰何曰某來殺諫議某不忍願得諫議金
帶足矣遂取帶而出明日琦亦不治此事俄有守陴卒
報城上得金帶乃納之時公在延安謂琦曰不治此事
爲得體蓋行之則沮國威今乃受其帶是墮賊計中矣
琦執其手再三歎服曰非琦所及也其才罷過人類如
此不幸早以疾廢時人惜之一子正臣守太常寺太祝

宋中大夫尚書右丞上柱國高平郡侯贈資

政殿學士正議大夫蓋恭獻彝叟公傳

公諱純禮字彝叟文正公第三子也仁宗皇祐初以文

正公蔭爲秘書省正字治平中簽書河南府判官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運使配木石塼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范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公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姓均賦曷若置此使之奉常時用乎琦是其對還朝用爲三司鹽鐵判官元豐元年以比部員外郎出知遂州瀘南有邊事調度苛棘公一以靜待之辦其可具者不取於民民圖像於廬而奉之如神名曰范公菴草場火民情疑怖守吏惕息俟誅公曰草濕則生火何足怪但使密償之庫吏盜絲多罪至死公曰以焚然之絲而殺之吾不忍也聽其

家趣買以贖命釋其株連者除戶部郎中京西轉運副使元祐初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進給事中公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張來除起居舍人病未能朝而令先供職公批敕曰臣僚未有以疾謁告不赴朝叅先視事者來能供職豈不能見君壞禮亂法所不當爲聞者皆悚動御史中丞擊執政將遂代其位先以諷公公曰論人而奪之位寧不避嫌耶命果下吾必還之宰相即徙公刑部侍郎而後出命轉吏部改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去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徽宗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公曰寬

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文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之苛猶慮未盡豈有寬爲患也由是一切以寬處之中旨鞠享澤村民謀逆公審其故此民入戲場觀優婦途見匠者作桶取而戴於首曰與劉先主如何遂爲匠擒明日入對徽宗問何以處之對曰愚人村野無所知若以叛逆蔽罪恐辜好生之德以不應爲杖之足矣曰何以戒後人曰正欲外間知陛下刑憲不濫足以爲訓爾徽宗從之拜禮部尚書擢尚書右丞公辭奏云臣今月二十九日准閣門告報已降誥命特授臣中大夫守尚書右丞者天地隆恩實出非望犬馬賤質未知所從切以丞弼之任素號綱轄協贊機務阜安

黎元非待偉人曷副聖選而臣起自謫籍召還近班議論疎闊智識褻淺付以一職尚憂鰥曠使之叅秉國鈞陪輔聖訓非惟忝冒抑亦不能伏望睿慈察臣愚衷特寢成命使得稍安義分不勝惓惓詔不許公復以年老力辭上謂安燾曰范純禮作執政不應引年况精力康強當以國家圖任老成之意勉之御史陳次升乞辭罷言官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次升公徐進曰次升何罪不過防柄臣各引所親且去不附己者爾徽宗曰然乃寢布議呂惠卿告老徽宗問執政執政欲許之公曰惠卿嘗輔政其人固不足重然當存國體又乞罷京城猪羊圈減山陵盟器之

煩費布又奏議者多憂財用不足此非所急也願陛下勿以爲慮公曰古者無三年之蓄曰國非其國今大農告匱帑庾枵空而曰不足慮非面謾耶因從容諫曰邇者朝廷命令莫不是元豐而非元祐以臣觀之神宗立法之意固善吏推行之或有失當以致病民宣仁聽斷一時小有潤色蓋大臣識見異同非必盡懷邪爲私也今議論之臣有不得志故挾此藉口以元豐爲是則欲賢元豐之人以元祐爲非則欲斥元祐之士其心豈恤國事直欲快私憤以售其姦不可不深察也又曰自古天下治亂繫於用人祖宗於此最得其要太祖用呂餘慶太宗用王禹偁真宗用張知白皆從下列寘諸要途

人君欲得英傑之心固當不次飭拔必待薦而後用則守正特立之士將終身晦迹矣左司諫江公望論繼述事當執中道不可拘一偏徽宗出示其疏公贊之曰願陛下以曉中外使知聖意所嚮亦足以革小人徇利之情乞褒遷公望以勸來者時韓忠彥雖首相而曾布專政漸進紹述之說公沈毅剛正曾布憚之激駭馬都尉王誥曰上欲除君承旨范右丞不可誥怒會誥館僚使公主宴誥誣其輒斥御名罷爲端明殿學士知穎昌府提舉崇福宮崇寧中啟黨禁貶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又貶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徙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有六

衾純袍不事表襮沽名譽飲食不擇肥鮮不役婢妾中年即清居端坐容物不爭而立朝端方乃不可犯人以劉寬卓茂方之其任江淮荆浙發運使時過吳謁郡學因復奏請於朝得南園隙地以廣其基又請給錢脩造添建齋宇一百五十餘楹至今學宮甲於天下紹興中贈資政殿學士謚恭獻一子正已

宋朝散大夫戶部侍郎龍圖閣直學士鄜延路經畧安撫使贈宣奉大夫德孺公傳

公諱純粹字德孺文正公第四子也以文正公蔭遷至贊善大夫檢正中書刑房與同列有爭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諸路茶場元豐中爲陝西轉運判官時五路出

范思宣公補編

二十四

歲寒堂

師伐西夏高遵裕出環慶劉昌祚出涇原李憲出熙河种鏐出鄜延王中正出河東遵裕怒昌祚後期欲按誅之昌祚憂恚病卧其麾下皆憤焉公恐兩軍不協致生他變勸遵裕往問昌祚疾其難遂解神宗責諸將無功謀欲再舉公奏闕陝事力單竭公私大困若復加騷動根本可憂異日言者必職臣是咎臣寧受盡言之罪於今日不忍默默以貽後悔神宗納之進爲副使吳居厚爲京東轉運使數獻羨賦神宗將以徐州大錢二十萬緡助陝西公語其僚曰吾部雖急忍復取此膏血之餘即奏本路得錢誠爲利自徐至邊勞費甚矣懇辭弗受入爲右司郎中哲宗立居厚敗命公以直龍圖閣往代

之盡革其苛政時蘇軾自登州召還公與軾同建募役之議軾謂公講此事尤爲精詳復代兄忠宣知慶州時與夏議分疆界公請棄所取夏地曰爭地未棄則邊隙無時可除如河東之葭蘆吳堡鄜延之米脂義合浮圖環慶之安疆深在夏境於漢界地利形勢畧無所益而蘭會之地耗蠹尤深不可不棄請以所陷官吏丁夫歸朝廷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所言皆畧施行公又言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夏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隣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今宜脩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及夏侵涇原公遣將曲珍救之曰本道首建應援牽制之策臣子之義忘軀徇國無謂

隣路被寇非我職也珍即日疾馳三百里破之於曲律擣橫山夏衆遁去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再任召爲戶部侍郎又出知延州紹聖初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御史郭知章遂論元祐棄地事以爲棄四寨之地實啟戎心於時司馬光文彥博等主之於內公等行之於外乃降公直龍圖閣明年復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章恪蔡卞經畧西夏疑公不與共事改知鄧州歷河南府滑州旋以元祐黨人奪職知均州徽宗立知信州復故職知太原初斷殺牛未得令牛死者官以數百買瘞之殺牛遂絕每支官吏及軍士餼糧同出一廩雖有濕惡衆亦不以致怨建中靖國元年加龍圖閣直學士再臨

延州奏言昨帥河東日聞晉州守臣所得職田因李君
卿爲州諭意屬邑增廣租入比舊數倍後襄陵縣令周
汲力陳其弊郡守時彥歲減所入十七八佃戶始脫苛
斂之苦而晉絳陝三州圭腴素號優厚多由違法所致
或改易種色或遣子弟公皂監獲貪污猥賤無所不有
乞下河東陝西監司悉令改正從之改知永興軍尋以
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宮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
置錮子弟不得擅入都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文殿修
撰提舉太清宮黨禁解復徽猷閣待制致仕卒年七十
有二公沈毅有幹畧才應時須嘗論賣官之濫以爲國
法固許進納取官然未嘗聽其理選今西北三路許納

范忠宣公補編

三

歲寒堂

三千二百緡買齋郎四千六百緡買供奉職並免試注
官夫天下士大夫服勤至於垂死不沾世恩其富民猾
商捐錢數千萬則可任三子切爲朝廷惜之疏上不聽
凡論事剴切類此紹興中追復原官贈宣奉大夫所著
詩文若干卷皆亡於兵獨存奏議十七卷五子正夫正
圖正薯正輿正需

史臣論曰純仁位過其父而幾有父風元祐建議議攻熙
豐太急純仁抹蔡確一事所謂謀國甚遠當世若從其
言元祐黨錮之禍不至若是烈也仲淹謂諸子純仁得
其忠純禮得其靜純粹得其畧知子孰與父哉

宋單州推官子政公傳

公諱正民字子政忠宣公長子文正公孫也居家以孝友稱於書無所不窺遇事剛正以蔭補單州團練推官紆賦恤民撫輯盡瘁三年歿於單父年三十有三忠宣痛惜之至求解職平生著述甚夥皆煨燼於兵火僅見於豫章黃庭堅題跋中云士之學期於沒身而不朽君子之道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故壽夭之際未嘗置言鳧鶴之短長物固不能齊也雖然有連城之壁操之甚栗中道而毀豈能無慨於心哉范正民子政子不及友也子於親友聞其人又得其言皆可傳授問其所與交游則司馬公愛之問其爲吏則年三十試吏單父方使者割膚攫髓取於民以自爲功子政以歲饑獨捨民賦十之九雖早世可以不朽矣或謂子政父祖皆名臣賢士自宜如此應之曰文王割烹武王飪鼎叔旦舉而薦之管蔡不食誰能強之則子政賢於人遠矣其大概有如此一子直彥官朝奉郎

宋忠武軍判官贈朝奉大夫子夷公傳

弟正思附

公諱正平字子夷忠宣公次子也學行甚高雖庸言必援孝經論語以父蔭補太廟齋郎紹聖中爲開封尉有向氏於其墳造慈雲寺戶部尚書蔡京以向氏后戚規欲自結奏拓四隣田廬民有訴者公按視以爲所拓皆民業不可奪民又撾鼓上訴哲宗怒京坐罰金二十斤

贖銅也

用是蓄恨於公迨忠宣謫居永州徽宗嗣位之初

欽聖皇后同聽政即日遣中使蔡克明至永州先除忠
宣公光祿卿分司南京徙鄧州密諭曰皇帝與太后甚
知相公在先朝言事忠直今虛位以待不知相公目疾
如何當赴闕供職而忠宣病不能朝乞歸潁昌養疾詔
許之繼上章告老不允比詔至而忠宣薨矣時公以特
恩授忠武軍判官侍疾忠宣疾革時口占遺表凡八事
命門生李之儀次第之公兄弟以所言皆朝廷大事防
後患不敢上之繳申潁昌府印寄軍資庫及葬之儀作
行狀論平生立朝行已之大節具詳其事於時蔡京當
國乃言公矯撰父遺表又謂之儀所述忠宣行狀妄載
中使蔡克明傳二聖虛佇之意遂逮公與之儀克明同

下御史獄捶楚甚苦皆欲誣服獨中使不服曰舊制凡
傳聖語受本於御前請寶印出注籍於內東門使從其
家得永州傳宣聖語本有御寶又驗內東門籍皆同復
下潁昌府取元繳納遺表八事亦實獄遂解然公猶羈
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公家屬死者十數人會赦歸
潁昌唐君益爲守表其所居爲忠直坊取所賜世濟忠
直碑額也公告之曰此朝廷所賜施於金石揭於墓隧
假寵於范氏子孫則可若於通途廣陌中爲往來之觀
以聳動庸俗不可也君益曰此有司之事君家何預焉
公曰先祖先君功名人所知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異
時不獨吾家貽笑君亦受其責矣卒撤去之公退閒久

益工詩尤長於五言著荀里退居編并理窟集三卷年
五十有七終於家初元祐間忠宣公爲相時公當入遠
忠宣欲以恩例換近地公堅不肯曰正平當入遠不欲
以恩例求僥倖是時公年二十餘其立志已如此忠宣
公薨詔特增恩澤官其内外子孫公推與幼弟久之以
黨錮興例追奪外官公遽納其第三子直舉官全其姪
與二甥焉二甥一爲司馬光姪孫一爲郭忠孝之子也
忠宣二女所出皆以外祖恩得官或謂公曰以親則異
姓爲疎以序則子爲長公曰不然向使先君自處度其
去取或於孫或於外孫可從也且孫與外孫等孫也今
獨私吾子人其謂我何且傷老妣之心卒以納焉其後

宰相徐處仁問公之爲人於王實仲弓仲弓作卓行一
篇以對大畧謂公力學爲文通古今論議出人意表爲
宰相子有聲譽不芻比爲進取資不可以勢屈不可以
利誘質之神明而不疑行之屋漏而無愧云紹興中贈
朝奉大夫弟正思字子默學行亦爲士林所推居父忠
宣憂哀毀過甚因感疾釋服不調者十年遺表獄興公
謂兄曰議行狀時兄方營窀穸之事參預筆削者正思
也兄何爲哉兄曰時相意屬我且我居長我不往兄弟
俱將不免不若一身任之公乃止以蔭起官至朝奉郎
加武騎尉年五十有八致仕卒有惜羞集一卷纂忠宣
言行錄二十卷子直方官司農卿

宋朝請大夫荆湖漕運使贈中奉大夫子儀
公傳

公諱正國字子儀忠宣公第五子也以父蔭補承奉郎
遷知開封府延津縣靖康之亂奉生母趙太宜人避兵
蔡州旋丁母憂建炎三年隆祐太后如洪州公以樞密
院幹辦官扈從累官至朝請大夫除荆湖北路漕運使
秩滿當入覲會時相不樂遂卜居臨川既得告獨念先
世祖塋在吳向以王事勤勞未遑拜省遂以乞休之暇
至吳展謁墓下過疾卒於天平山白雲功德寺年六十
有二祔葬徐國公祖墓旁從公志也公長於吏治既內
擢尚書比部員外郎請補外已而復召又力辭凡任監
稅者一監倉草場者一除轉運判官者三終於漕運使
措置有方國用饒裕而民不困高宗嘉之常錫三品服
以示寵焉所著有詩文二十卷名斐然集申明利害奏
議五卷惜未克大展其用以終有子六人長直筠官朝
奉郎居臨川其後復遷於樂平遂爲樂平人

墓誌銘

范忠宣公墓誌銘

宋曾肇撰

元符三年今皇帝既即政虛心求賢首訪遺老時故丞
相范公以武安軍節度副使安置永州即日走中貴人
湖南致上及皇太后命勞賜甚寵所咨皆國家大體蓋

將屬以重任初授光祿卿分司南京道進右正議大夫
提舉嵩山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殿大學士中太一宮
使召使者問查相屬公以疾辭遣國醫往視公固請還
穎昌里第上察其不可強起許之然每對輔臣以不見
公爲恨又手詔公曰卿有忠言嘉謀宜時陳奏以副朕
眷待耆德求治之意既而公疾益侵請老不許建中靖
國元年正月癸亥薨年七十有五上聞震悼會皇太后
崩不視朝間對輔臣語及公輒動容常贈外賜其家銀
三千兩贈開府儀同三司敕穎昌河南給其葬事賜世
濟忠直四字曰以是書於墓隧碑首又詔葬爲輟視朝
有司節惠謚曰忠宣四月庚子葬公河南尹樊鄉萬安

范忠宣公補編

三

歲寒堂

山之原公諱純仁字堯夫曾祖唐國公諱賢時祖周國
公諱墉考楚國公嘗參知仁宗政事謚文正諱仲淹皆
累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曾祖妣陳氏唐國太夫人祖
妣陳氏周國太夫人謝氏秦國太夫人妣李氏楚國太
夫人世家蘇州文正公葬河南遂爲河南人文正公議
論設張紀於國書暴於天下有德有勞爲宋名臣蓋不
盡施鍾於其子楚國太夫人夢兒墮月中承以衣裾得
之寤而生公五歲知讀書八歲能爲其徒誦說書義十
有一歲喪太夫人哭泣如成人既長力問學長於論議
恩補太常寺大祝皇祐元年進士起家歷知常州武進
許州長葛二縣皆不赴文正公薨乃出仕以秘書省著

作佐郎知汝州襄城縣爲政有惠愛課民種桑民獲其利號其桑爲著作林用舉者召編校昭文館書籍辭不就簽書許州觀察判官事州賴以治賈黯知開封府薦知襄邑縣大興學校士爭歸之衛士挾牧地暴民田公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詰公公言兵須農以養卹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公始治平元年以某官爲江東轉運判官擢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安懿王典禮大臣與從官異論公言陛下親受仁宗詔而爲之子與前代定策入繼之主異請如從官議繼與御史呂誨等更入論奏不聽則皆納告牒家居待罪既而內出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

公復言陛下以長君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計時已詔罷追尊趣公就職公猶以不皆如從官議請去益堅上不得已出公通判安州公在臺數言人所難言及爭濮王事引誼據經語斥大臣尤切由是名震天下徙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尚書兵部員外郎兼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未幾加直集賢院同脩起居注判國子監神宗初即位慨然有追述先王內脩政事外攘夸秋之志得王荆公任之多所更張公自還朝即勸上毋開邊隙又言變改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願陛下圖不見之怨上問何謂不見之怨公曰

古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上善之令
條古事可爲戒者以聞公作尚書解以進及爲諫官前
後爲上言者以休兵省事節用富民進君子退小人愛
人材申公論爲急崇聚斂事苛刻親讒佞任偏聽爲戒
大則廷論小則疏達未聽則連章累牘不苟止其於君
子小人之際尤反覆激切無所諱避嘗論富韓公在相
位不當數移疾杜門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
李師中不可守邊薛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
六路必將掎克生民斂怨基禍他所開陳類如此上方
銳於求治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
求積弊不可頓革自古人君欲事功急就必爲儉佞所

乘不可不察公雅與荆公厚善至是數言其以五伯富
國強兵之術啟迪人主失天下望既而劉琦錢顛孫昌
齡同時罷御史公又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絀今在
廷阿附者衆奈何陛下更以法驅之益指切荆公并及
它大臣詞氣甚厲上察其忠留章弗下而公請去不已
至闔門不出乃罷諫院留脩起居注公固辭執政或遣
所親諭公速起且除知制誥矣公曰是以利誘我也言
不用萬鍾於我何加焉錄所上章納中書門下執政見
之怒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
游事左遷知和州徙邠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環
慶路經畧安撫使入見上問公兵法邊事皆對非所習

因懇辭邊任不許慶自文正公爲將有恩公至會歲艱賑發以時全活甚衆既而蓬生蔽野結實如粟可食公私獲助復爲營來歲耕稼之具歲以大穰或言公廩貸過多遣使按視民間之爭先輸官比使至無負者會屬流人道慶稱寃按得寃狀郡將种古訟公挾情變獄詔移獄比郡出御史治之逮公就對部人數萬號泣遮道童兒相率誦詩隨之久廼去獄成古坐誣告抵罪公猶以它事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齊多盜訟前守率尚威嚴公獨治以恩信歲終犯法者視舊減半以喪子請罷得管勾西京留守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府論教保甲妨農事甚力累遷朝議大夫元豐八年夏復以直龍圖閣

知慶州歲中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讀又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太后共政司馬溫公入相首革差役法公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爲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還朝力爲溫公言之溫公有所建請公復言宰相當虚心以延衆論不必謀自己出謀自己出則諂諛得乘間迎合而正士將卷懷退避是時初改熙寧案問自首法公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議大辟有司一以八年十一月詔書從事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蓋公雖與溫公同志及臨事有所矯正類如此於是人皆服公平直知前於荆公非苟爲異也明年二月進吏部尚書不數日拜中大

夫同知樞密院事初公還自慶兩宮亟遣中使賜大官
膳出手詔問禦備西戎之策公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
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會公入樞府復申前議又請予
地之外歸一漢人予絹十兩事皆施行既而夏人未順
公請陝西一郡自劾不許會邊臣俘番首鬼章以獻兩
宮歸功輔臣褒賜異甚公請誅鬼章塞上以謝邊人而
議者欲致其子收河南故地故赦不殺其後又欲官之
公復固爭然鬼章子卒不至元祐三年春拜大中大夫
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公自爲執政務以博大開上
意忠篤革士風在樞府時言者攻章惇鄧綰公皆力爲
採解因言臣嘗爲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

太深實係國體兩宮感悟即日遣中使手詔嘉納因下
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切勿問言者亦勿復以言
既而在廷頗分朋黨論議多出私意浸潤之說稍行學
士蘇軾草策問題或言引用不當韓維罷門下侍郎補
外公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勿避嫌謗不可因讒言絀
及在相位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公復爲辯君子小人
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文忠公朋
黨論以進明年知漢陽軍吳處厚上蔡丞相確安州所
爲詩傳釋以爲謗訛言者遂欲擠之死地執政主其說
獨公與左丞王存以爲不可公進則與同列爭於簾前
退則上疏極論無虛日蔡丞相貶新州言者指公二人

異論公二人亦堅求罷乃以公爲觀文殿學士知潁昌府築防備水後賴其利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河東經畧安撫使瘞民燼骨未葬者三千餘喪又推之一路夏人犯邊公直將佐引咎歸已章累上乃貶秩一等徙知河南府再徙潁昌召還復爲右相仍遷通議大夫公前爲相時有司請歸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公獨爭以爲墜水使高必難成功况今公私匱乏當緩其役朝廷爲出近臣往視還奏如公言主議者不憚密啟以手詔督趣公復固爭兩宮悟爲收還手詔公既罷而河役復興調發及潁昌公又上疏極論兩宮然之而役猶不輟及公再相又遣從官御史經度不能易前說然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大做至於今未復也公遇事不苟同列患之或諷公再相時御史嘗有言公即避位不聽固請上亦固留之時上方親政於大臣中注意獨厚有密薦人材者輒以質於公又嘗問先朝法度公悉心以對無所回隱因勸上慎擇執政臺諫官且言仁宗朝委事執政而臺諫實叅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上嘉納之初公召還宣仁嘗稱文正公在天聖明道間始終一節以勉公宣仁崩小人爭論垂簾時事公力陳太皇太后勤勞公正保佑扶持之心請依明道故事下詔戒妄議者蓋明道中詔實文正公啟之及是公又以爲言羣御史撫蘇軾所行

制詞以爲訕及先朝蘇轍常論改先朝法度引漢武昭
父子爲言上怒儼非其倫自門下侍郎貶汝州御史來
之邵以爲責輕之邵又論宣仁從弟高士敦蜀中不法
事公奏御史在位日久當軼轍勢盛時無所論士敦官
蜀日之邵爲監司未嘗按謫一旦乃爾其情可見上之
怒轍也轍不敢自明公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畧史無貶
詞况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上意稍解軼轍平日
與公論異至是人益服公爲平時上方更用大臣公力
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於是
元祐公卿大夫相繼貶竄公亦坐奪一官徙知河南府
辭行改知陳州公在位時上嘗問公貶竄之人殆將永
廢公前贊曰陛下及此堯舜用心也因請以時敘復如
法及罷辭上又從容諭曰卿雖在外有所見宜悉以聞
毋事形迹至是上方祀明堂肆赦大臣前疏呂丞相大
防已下數十人終身勿徙公卽爲申理請悉追還辭甚
懇至忤大臣意落職知隨州喪明告老大臣勿許通明
年再貶永州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他人莫
能堪而公不爲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公性夷易寬簡
勿以聲色加人及誼所在則挺然不少屈推誠好善不
爲伎克嘗曰吾平生好學得之忠恕二字而已矣由是
所至人歸其仁而憚其正歷事四世始終無間言自爲
布衣以至宰相廉儉恭遜不少加損政府恩錫屢斥以

廣義莊晚年南遷貧甚得賜輟均及衆人前後任子恩
多先疎族故公歿之日幼子五孫未官賴上賻乃克葬
公之配王氏天章閣待制質之女有賢德能成公志封
魏國夫人卒永州今舉以祔五子正民單州團練推官
正平忠武軍節度推官正思宣德郎正路正國五女婦
將作監主簿崔保孫朝請郎莊公岳奉議郎司馬宏承
議郎蔡轂通直郎郭忠孝正民正路崔氏司馬氏二女
皆前卒孫男七直彥宣義郎直方郊社齋郎直雍直英
直清直舉直儒孫女一曾孫一蓋文正公四子長子少
有大志不幸疾廢公與叔季克世其家而公憂國愛君
不以利害得喪二其心刻意名節難進易退雖屢黜廢

范忠宣公補編

三

藏書堂

志氣彌勵人以爲有文正公之風焉其在朝廷務獎進
人材故天下善類視公用舍以爲消長有文章論議三
十卷而論議之文實傳天下主於平恕不爲己甚世謂
使其言行於熙寧元豐時後必不至紛更盡申於元祐
中必無紹聖大臣仇復之禍今上虛已待公天下亦幸
公復用而公疾不能朝以至不起哀哉既病口授諸子
遺奏數百言讀者益歎其忠初公南還道遇故人唐義
問屬以後事比薨義問適守穎昌果賴其力其前知又
如此某晚游公門辱知厚甚手書諉以銘文誼不得辭
銘曰

遠矣范宗陶唐其系更夏商周保姓受氏在晉宣子以

告穆叔流非不長止曰世祿孰爲不朽維後有人若公
父子丹秉國鈞有德有言百世弗泯公起諸生至位丞
相一節不回雖老猶壯御史抗議公惟守禮諫垣建白
公不言利封疆之畫公曰休兵廟堂之論公則持平利
害異趣公爲砥柱愛惡相讎公爲虛舟世夸以爭公避
不有衆所憚行公惟恐後堂堂疑疑古社稷臣正色四
世屢亨屢屯白首南遷縱心順命已僵復起天子之聖
有澤在民有謀在國壽非不多人以爲嗇惟其卓偉山
高日赫婦從先君嵩洛之側帝念公賢彤於詔墨後人
來哲不假方策請視豐碑世濟忠直

祭文

范忠宣公補編

三九

藏書堂

祭范忠宣公文

宋陳瓘

昔文正公在仁祖時忠於謀國衆正所依心虛而明照
了不疑先事而慮有如著龜兩遭勅榜益奮不移外禦
元昊數蹈禍機國勢既安奚恤我危考公行事允也似
之安不擇地難不敢辭至於言兵則曰不知豈曰爲異
各遵其時不述其迹是乃無違三年遽改生事者誰蔡
相南行公獨救之一勝一復其兆在茲公可以默又進
忱辭人亦有言公爾忘私孰能臨義舍安取危一斥四
年盲廢始婦天子哀憐拜命涕洟其心不肯意欲有施
人願公留爲帝寵夔病不能對人所歎咨天子曰吁疾

尚可爲錫以上劑臨遺國醫丁寧訓飭速療勿遲云何不淑竟止於斯嗚呼哀哉公果已矣舉世思公公不來矣人之於公有合有睽聞公之歿睽者亦悲情隔生死公論乃出悲公之人始自今日臨終不昧忍死有述小其一身大我王室置小恤大自初訖終可使聞者勸而作忠太宗征遼喬苑不志心之所慮奚獨一方願惜生靈願合朋黨願爲宣仁一洗誣謗願正其事願辨其人願以中道行帝之仁嗚呼哀哉言惟心聲孰無此聲孰有此誠神器雖大如人之形愛養胃氣可以保生陽明之經徧於體呼吸之間無有不差左絡連右首脈應趾中經流行寧有定位彼執一者棄異取同異我曰偏

范忠宣公補編

四

歲葉堂

同我曰中語各有心心各有物孰能審是而不彼恤公獨有言繼者誰乎公薨我悲豈緣葭草公昔南遷我在北陲側身以望心往從之及公之還我有言責陳留雖近欲往不得平生想慕獨未識公見公之心何必形容文正歿後公又亡矣仲季方興公復有子其門益大其道益光公何無憾我亦奚傷

祭忠宣公文

從孫直隱

嗟嗟叔祖度量孰比江漢汪洋莫知涯涘嗟嗟叔祖功名曷擬日月昭明莫掩光暉兩秉鈞衡憂勤國是人不能爲公則力致忠言憤激弗顧身計人或媚之謂其立

異譖愬遂行謫居遠地烟巒一涯風濤萬里處之怡然
曾不介意一日生還疇爲之使能鑒其忠明明天子遣
使屢召將欲眷倚拜章力疾丐歸舊第令德令名善終
善始天宜報之黃髮兒齒胡爲弗裕壽不遐俾朝廷節
義誰復繼此元臣碩老今其亡矣公之燕居雍雍樂易
薰然惠慈親疎一體直隱不肖最爲受賜委曲成就使
之從仕恩同山岳感激心髓方沾寸祿歸養所恃惡積
禍生酷罰遽爾抱恨終天零丁憔悴去秋側聞舟御歸
止扶力而趨白沙獲侍教誨諄諄言提其耳欲從西行
勢不果遂山以新塋堂以靈几豈知一別永隔生死聞
訃之來哀號驚悸征途雖邈匍匐而至撫棺一奠流涕

如洗英靈有知敢冀來視尚饗

先文正公集家存舊本凡三一本止有文集二十卷已闕而弗完一本有別集及忠宣公集二十卷俱全一本則元天曆戊辰重刻於吳門義塾之歲寒堂按別集北海綦煥跋云番陽郡齋舊有文正公文集奏議孝宗淳熙十三年丙午以舊京本丹陽集叅校刊補又得詩文三十七首爲遺集附焉尺牘則淳熙三年刻於桂林郡齋者也元天曆中世孫國雋始刻年譜而褒賢祠記碑傳規矩言行拾遺遺蹟忠宣遺文諸種則元統中世孫文英又得番陽別本續刊以補集後今考文正公文集全本二十卷中已增四十餘首意不全舊本當猶是淳熙以前所刻也忠宣公集二十卷始刻於嘉定中樓鑰序云少讀忠宣公言行錄如奏議國論等書皆當終身誦之而陳宗道亦云范公出處大節見於國論奏議言行錄今侍讀脩史紫微先生以家藏文集二十卷屬零陵史君鉞板郡庠紫微先生謂清憲公之柔史君則零陵守沈圻也是則忠宣公文集在宋時惟永州始有刻本明初王賓序云文正公十世孫天倪言忠宣公文集前朝已刊十卷今吳縣主簿三衢清之江公特爲刊之以完焉今按舊本忠宣公文集二十卷具存未嘗缺其半也惟忠宣奏議舊本獨無而國論言行錄亦佚而弗傳意江君所補刊別有一本不可復覩已明嘉靖中又重刻於書院亦缺忠宣奏議是時世孫惟一視學兩浙

復續編文正忠宣奏議書牘命嚴州守韓叔陽梓行板
久俱不存今惟存天啟中雲間司理所刻板官府程督
取材匪良身其事者大都苟簡塞責故不數十年而漸
即於蠹壞且其間舛錯遺落字句甚多較諸舊本又復
遺去西夏堡寨遺蹟諸賢論贊數帙殆將什之一焉潛
主祠事數年以來有志剗劓而力未逮弗克舉也辛巳
之冬瀋陽忠貞公子時崇方膺廉察之寄出按八閩未
幾晉藩山左旋擢開府粵東往來吳中再謁祠下詢知
先集藏板殘缺遂捐貲重梓屬潛董其役深幸素志克
酬乃合家藏諸本細加校勘正其謬訛文集悉遵舊本
摹刻而忠宣奏議則考趙忠定奏議標目而次第其年
月分爲二卷其前此續刻附錄中有前後簡編斷續錯
亂者稍爲序次而條分諸目以便稽考復搜輯國史家
乘手澤所載又得文正忠宣恭獻侍郎諸公遺文若干
首并制詞傳記名人題跋手蹟及忠宣公墓誌祭文之
未刻者分補編六卷以附於後雖見聞未廣尚有所遺
而閱是編者或不至如雲間本之遺憾於闕畧也已工
竣之日撫軍自敘始末以紀其成潛卒讀之下竊歎忠
貞公父子兄弟祖孫有造於吳中祖澤也深矣今吾郡
子孫聚處者不下數千指大半食貧自力者居多曾不
得一二人致身公朝克紹先烈爲義澤慮久遠者昔鼎
新書院忠貞公任之於前司馬公成之於後今文正公

重刻范文正公忠宣公全集後序

康熙戊申之歲先大人忠貞公奉

命撫浙時崇方在幼齡侍行過吳得謁始祖文正公書院先公顧而言曰我父文肅公尊祖敬宗而於水源木本之地尤所留意顧以身秉國鈞不獲南來一省祠墓未遂厥志今余幸官越中屬在接壤庶有以匡扶祖澤上體文肅公之心亦即文正公忠宣公之心也時崇退而識之不敢忘既而三年政成入都

陛見旋擢制閩凡三過蘇必瞻拜祠下見棟宇傾圯日甚特捐清俸脩葺鳩工庀材什成五六乃遭逆藩構亂盡忠以及閱二十餘年而三叔父總制兩江始克竟其事因撰世德源流文詳述始末以饒諸石迄今讀之有餘悲焉時崇倖邀餘蔭屢受

國恩游歷閩臬痛念先公殉節斯土既感且泣誓矢冰蘖上報

君親五年之中重膺

聖眷于宣山左晉撫粵東往來道里之所經於文正書院又獲再至焉堂寢輪奐規模宏敞迥非昔比益慨然歎先公之遺澤爲甚長也昔始祖置義田立義莊建義學定規矩教養備至貽謀克臧數百年後用能謹守其法而我祖父復相爲維持經理之義澤振興自茲可勿替已惟是文正公忠宣公文集刻本漫漶殘缺不可傳

久實爲闕如詢之主奉能濬云歲寒堂舊本歲久板俱
不存今惟有明熹宗時雲間所刻板不特利缺且字句
多脫落寔非善本思欲遵舊本重鋟而物力有待因循
未果時崇仰承先志敢不以尊祖敬宗爲務因命工
鏤板於先憂閣下而校讎之役即以屬之主奉上體忠
貞公之心亦即文肅公之心文正公忠宣公之心也工
始於乙酉仲秋至丁亥暮春告竣其間采輯遺漏增補
完善以垂不朽之業寔主奉有力焉時崇樂觀厥成因
爲識數語於卷末云若夫祖宗之道德功業具載國史
家乘爲子孫者無容贅一辭也故不復贅

康熙丁亥暮春中澣巡撫廣東等處地方提督軍務兼

理鹽法糧餉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加二級文正二十

一世忠宣房孫時崇謹識

忠宣公全集又得撫軍鏤板以永其傳濟不材再得勲
事而厠名於文字間以垂不朽蓋有厚幸焉然益滋愧
已是役也贊成之力會稽右丞房裔孫嗣恕暨子龍威
而錄是編者郎中房裔孫君植也并附識之康熙丁亥
三月文正書院主奉文正十九世監簿房孫能濬謹識

裔孫彌隆彌勲能濬與禾興校同校

文正忠宣公全集後序

三

歲寒堂

